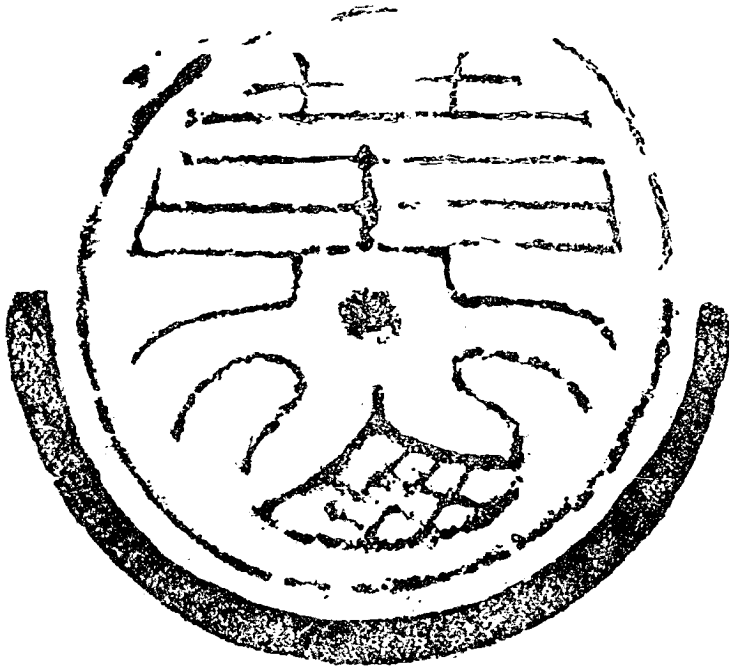


沈氏題

游山專號

第七卷

二十五年五月刊行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領有內政部警字一三四六號登記證

漢 黃 山 宮 瓦 當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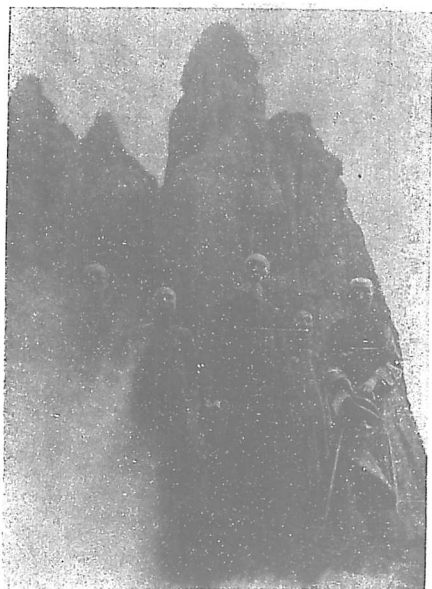
黃山古名黟山、爲軒轅問道容成之所、夙稱靈區奧域、近年安徽省政府、從事開發、杭徽公路完成、剋日可達、傅周江邢諸先生、爲山游勝侶、春秋佳日、每聯袂出游、其歸也、必有所得、以餉世人、乙亥游黃、便道至西天目、周先生排日記載、間以論議、至爲精詳、邢先生寫以簡括之筆、各盡其勝、傅先生則出其舊游日記、乃從別路攀躋、且當日險阻情形、足資參證、所有材料、交由本刊編爲游山專號第七卷、即日印行、至於本年尙有雷溪郎山雲濛之游、雲岡恒岳訪古攬勝、所獲益多、編爲八九兩卷、繼續出版、先此並告、世有同好、拭目俟焉

藝林月刊識

目錄

游山五友合影	紫雲庵
寶塔峯	松谷寺
祥符寺址居士林	散花塢之三
松谷龍潭	一綫天
湯泉	獅子林西山
白龍潭	蓮花峯之後面
石笋缸	慈光寺與硃砂峯
清涼臺下之江翼雲	松谷龍潭之二
始信峯之接引松	歙縣城外溪山
半山亭	黃海大觀
法臺石與破石松	西海門
元鄭玉題名	文殊院左迎客松
明汪鏞等題名	天門坎北望諸峯
湯口	西天目山禪源寺
洽社	九龍瀑布
雲海	雲谷寺及異蘿松
轉身洞畔松石	西天目山四面亭
散花塢	樹王
松谷青龍潭	周養庵南游日記
轎頂峯	邢冕之游黃瑣記
文殊院	傅藏園黃山日記
散花塢之二	黃山諸題名
鳴弦泉	西天目山題名
獅子林與清涼寺	江翼雲詩
松鼠望天都	傅藏園詩
	周養庵詩

游山五友合影



寶塔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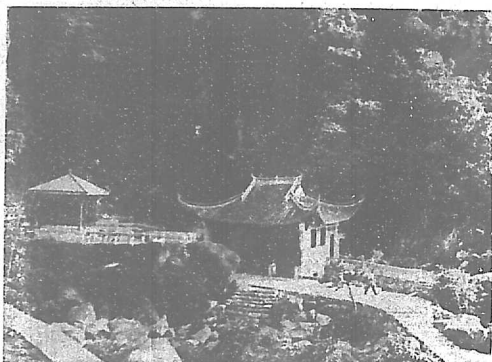


祥符寺址居士林



此影聯華技師周達明爲攝於天都峯下自左而右(一)貴陽邢冕之端(二)江安傅藏園增湘(三)紹興周養庵肇祥(四)岷邢靈如震南(五)長汀江翼雲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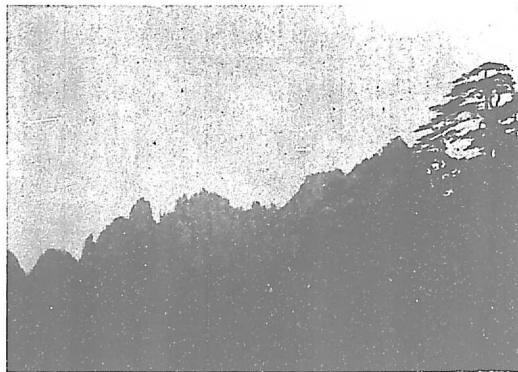
泉 湯



潭 龍 谷 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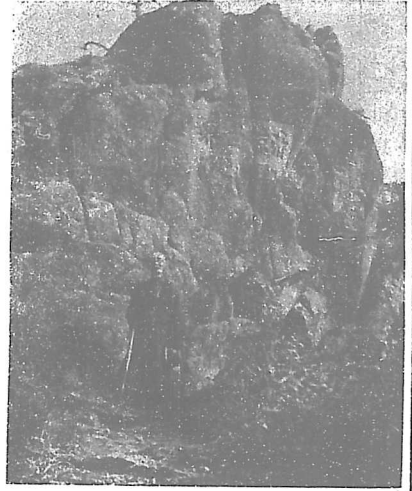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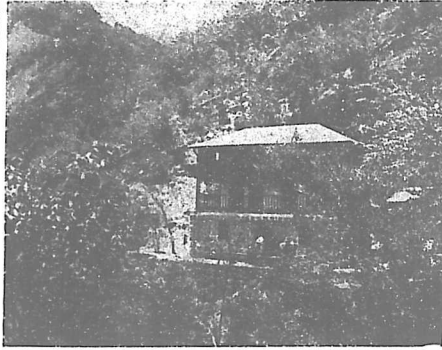
潭 龍 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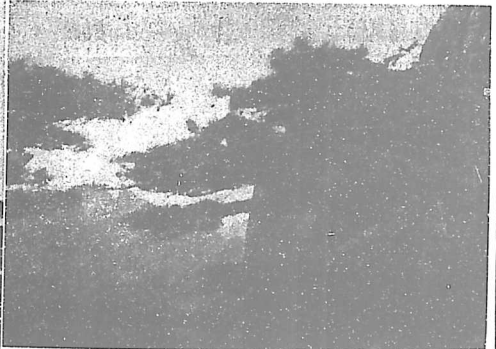
石 筍 缸

清涼臺之下江翼雲

半山亭



法臺石與破石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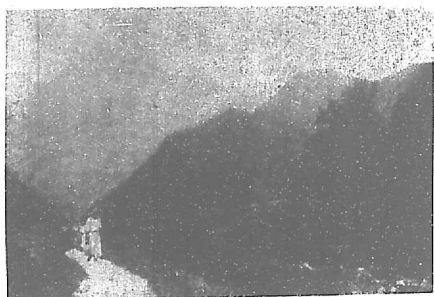
始信峯之接引松

元 鄭 玉 題 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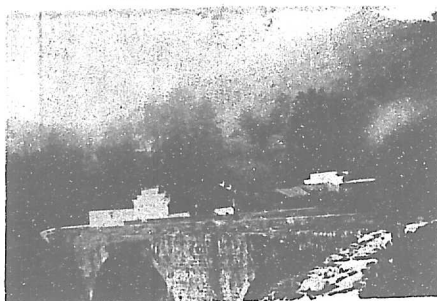


明 汪 鏞 等 題 名

湯 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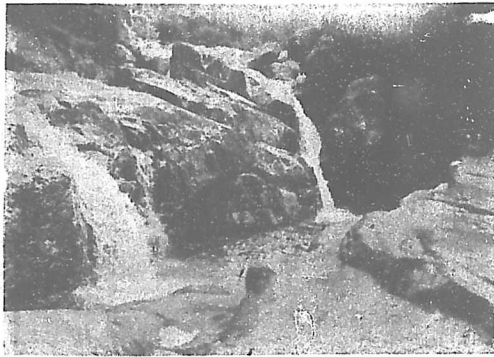
洽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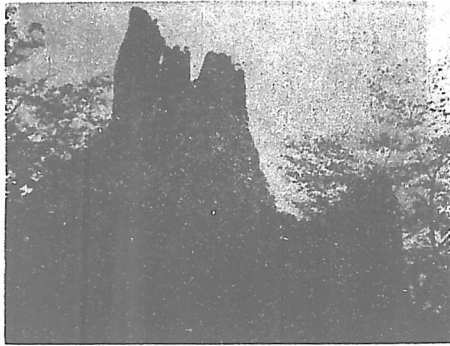
於蓮花溝嶺上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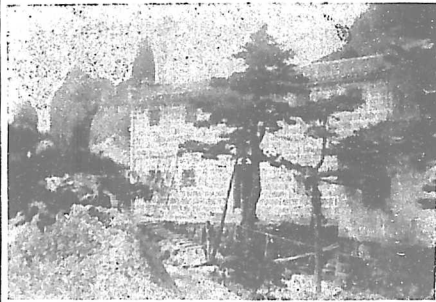
雲 海



峰 頂 轆



院 殊 文



石 松 畔 洞 身 轉

松 谷 青 龍 潭



一 之 隴 花 散



獅 子 林 清 涼 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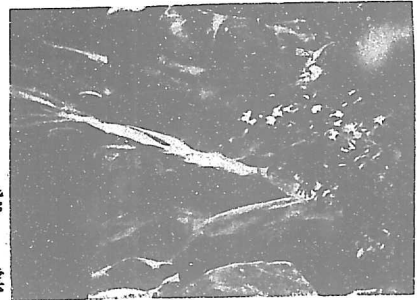
散 花 鷗 之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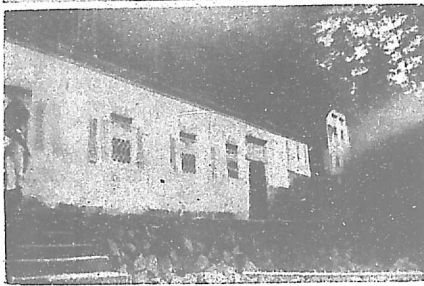
松 鼠 望 天 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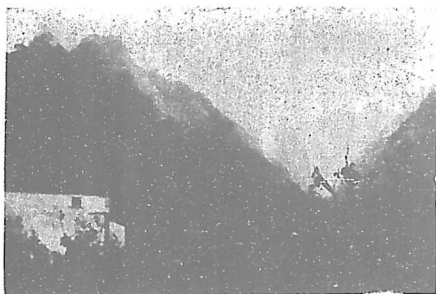
鳴 弦 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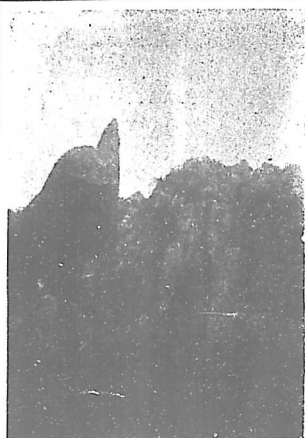
紫
雲
庵



寺 谷 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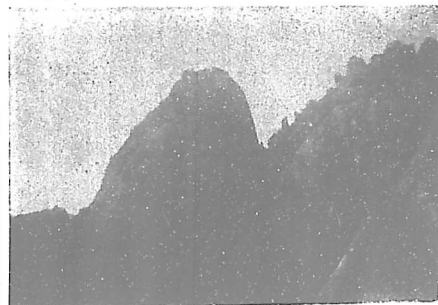
一
綫
天



山 西 林 子 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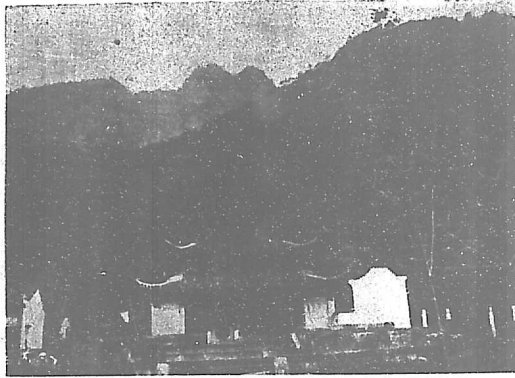


面 後 之 峰 花 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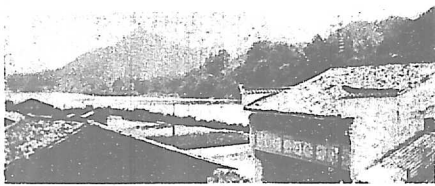
三 之 隴 花 散

硃砂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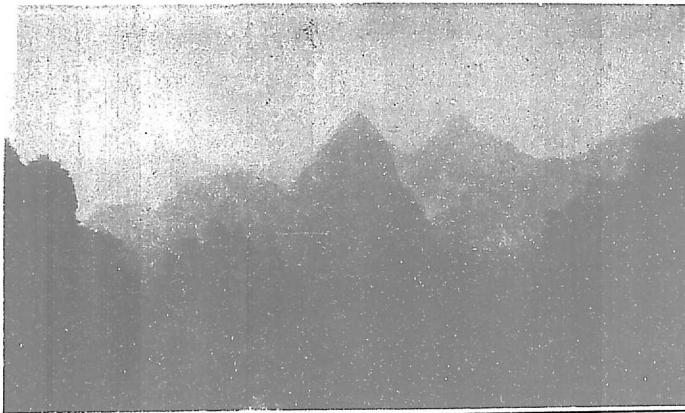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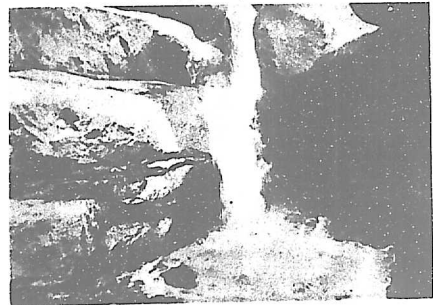


慈光寺

歙縣城外溪山



松谷龍潭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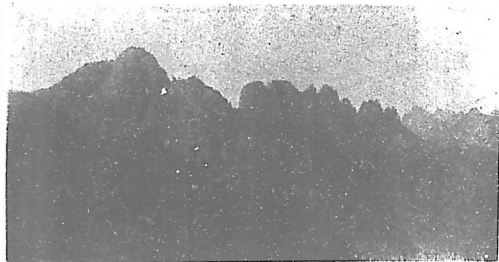


黃海大觀

西
海
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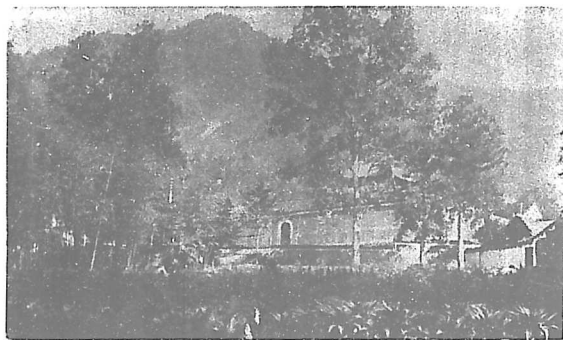
天 門 坎 北 望 諸 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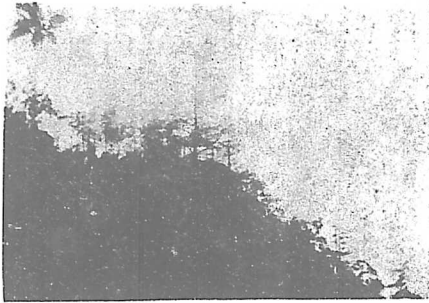
西 天 目 山 禪 源 寺



文 殊 院 左 迎 客 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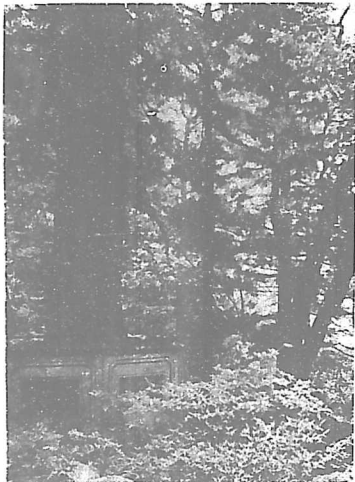
西天目山四面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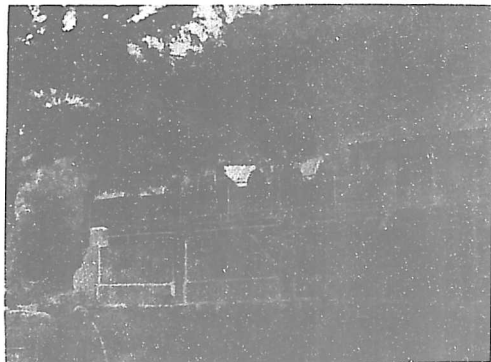
九龍瀑布布



樹王



雲谷寺



西天目山杉樹最大者地窄不能得全樹耳

異蘿松

南游日記

周肇祥 養庵

久居薊北、近年山游、多在燕晉齊魯之鄉、南中佳山水、未嘗一日忘、而黃山古名黟山

三天子都、軒轅問道容成之所、孕育靈奇、包羅萬有、昔人云、既游黃山、則五岳可不游、讀明清人記述、益增嚮往、四月將盡、藏園忽有游黃之議、往昔道路險阻誠不易游、今安徽省政府爲開發黃山、置建設委員會、從事規畫、杭徽公路、又復完成、則今日之游、杖履安便、不可錯過、翼雲又屢電招邀、謂滬上聯華電影社、將遣技師從行、青山白雲中、髯爲不可少者、車券已預備、良朋雅意、未敢辜負、乃攜攝諸緣、辦游具、於國歷五月三日、即乙亥四月朔、下午三時、趁平滬通車首途、余與藏園翼雲冕之、挈一僕、一庖人、行李直運杭州、身外祇巾瓶柳栗而已、森玉因事不果行、赴驛相送、過天津、大公報社來攝影、夜閱黃山叢刊、未終卷而睡、

四日、早三時過濟南、齊山九點在烟霧間、五時至泰安、望見岱宗側面、村女已摘食櫻桃、八時過曲阜、下午二時經徐州、雲龍相揖如故人、而城市蕭條益甚、廿年數被兵、宜其敝也、九時抵浦口、列車輸以輪渡、十時畢濟、古所稱長江天塹者、今乃安車而越矣、

五日、早五時、過蘇州、翼雲下車、期以六日到杭、原野迷茫、有烟水氣、麥田中間植金花菜、花紫色、細密蒙茸、葉嫩可食、枯老以肥田、故吳人喜種之、七時半抵滬北站、藏園冕之須在滬勾留、余改趁滬杭車、方入座、便有人招手、乃張大千王秋湄携眷作莫干山之游、天與機緣、不苦寂寞、大千出示黃山攝影、多似郭河陽劉松年方方壺諸畫本、秋湄語我黃晦聞病中詩、末二語沈痛欲絕、有所忌諱而不能書、晦聞苦矣、後之加以寵榮者、豈晦聞所望哉、過松江、大千指雲峯寺塔、中有董香光寫經刻石、十時至嘉興、鴛湖在望、巍然一角者、烟雨樓也、沿路柔桑行列、高不及尋、歲歲過剪、故葉大易摘、十二時至臨平、有金冬心墓、其北超山、吳岳廬所藏蛻、可謂不孤矣、超山廿里皆種梅、宋梅一株、花時妙絕、寺僧構怨於無賴、縱火焚寺、僧死殃及梅、然其孫枝猶勝他處、須臾抵杭、城拆而未盡、錯落如敗垣、我國人做壞事



亦不徹底也、乘車至湖濱旅館、臨湖便憑眺、恨客多嘈雜耳、三時出游、沿湖東北行、市政府背湖而居、舊爲民宅、橫榜綠字、不類衙署、入昭慶寺、宋乾德五年錢氏建、舊有萬善戒壇、天禧初、圓淨法師於此結蓮社、爲西湖大刹、殿宇亂後重建、惟寺門碧池環以古樟、殿前斐羅夾峙、尙堪憩息、問經房、板早燬矣、迤北里許、宋詩人孫花翁墓、僅餘坯土、三面皆人家別墅、花翁曠達士、不圖數百年後、乃寄人籬下、舊有水仙王廟、劉克莊以花翁爲利靖之亞、欲分半席配祀水仙王、廟早圯、移祀乃以樂天和靖東坡配、仕隱殊途、爲不倫也、西上寶石山、以山頂有圓石、遠望如落星故、躡級數折、至佛閣、無扉楯之設、漏可窺天、承塵欲墮、有座無佛、蓋舊有者已廢、新者未塑、遂爾中止、吳越時、吳延爽於東陽請善導和尚舍利爲建塔、附以僧坊、稱寶塔院、咸平中、僧永保修之、保有功行、人號師叔、故曰保叔塔也、近年撤而新之、費二十萬金、石座塼築、其式八稜、高盪若耶教之禮拜堂、非復當時標格、坐石小息、俯瞰全湖一碧、萬家鱗集、而江波浩渺、山色靠微、縱覽不盡、西爲葛嶺、晉葛洪栖隱處、舊有祠及丹井、賈似道之賜園、無可踪迹、其上平曠可登、曰初暘台、若療養之所、優游之圃、方當削崖壘石、夷丘湮谷、而古蹟保存、誰復過而問者、途遇一摩托車、留音機忽發於前頭、路人聞而咋舌、乘車女子若不勝其快意者、以有用金錢、供無聊之佚樂、招搖過市、是可歎也、過瑪瑙寺、舊在寶雲山、宋建延祥觀觀此、臨湖地爲人佔盡、留委巷通出入、房舍幽靜、如人家院落、西爲招賢寺、唐會通禪師庵、師俗姓吳、名元卿、爲六宮使、棄官參鳥窠得法、堂宇新飾、前有小池、朱扉深鎖、榜曰葛府、以拒游客、欲訪蒙泉、無與導者、出門長虹橫亘、西湖博覽會建、過西冷橋、弔蘇小墓、墓逼湖堤、覆以八柱之亭、杭州府志西湖志皆不載、疑爲後人所僞託、其北武松墓、近有人崇飾之、碣曰宋義士、文人憤世、乃傳水滸、事多虛構、何足信耶、過徐錫麟秋瑾兩墓、皆未入、後爲鳳林寺、唐烏窠禪師道場、俗稱喜鵲寺、庭有古樟、一鐘沈碧、通身小字端整、非近代物、僧云寺燬於咸豐辛酉、殿廡皆重建、湖上諸寺、豈獨鳳林、勝蹟蕩然、象設非舊、洪楊之禍、於杭爲烈、訪古者有餘痛焉、西爲肺病醫院、基構

宏敞、地非高峻、湖水鬱蒸、空氣潮濕、本不適於治療、交通便利、有山水之勝、故爲滬人所樂趨也、綽楔魏峨、金碧焜耀者、曰岳王祠、民國初、浙江督軍盧永祥等倡修、祠在棲霞嶺下、本智果觀音院、王以譴死、藪埋九里松林、隆興時、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詞訟寃、哭聲雷震、孝宗復官改葬、廢院爲祠、額曰褒忠、元杭州總管府經歷李全重修、像壘悉備、迭經興廢、已非舊規、而廡壁舊繪王先後出處之節、兵行戰伐之圖、明代猶存、如今可復、不此之務、惟葺革丹雘是求、徒侈宏麗、實形寒俗、事不取則、後世何觀、楹壁聯語殆徧、如此好題、乃少可誦、鋪揚盛業、須待椽筆耳、西爲啟忠翊忠諸祠、五夫人堂祀五子婦而亡氏、宋景定初皆封二字夫人、見勅賜忠顯廟牒刻石、前爲亭榭、列肆賣物、得竹杖二枝、出西角門、至王墳、王長子雲附葬、家園以青石、雕鏤龍水、頗爲適古、非石馬翁仲比、階下鐵人反縛跪、胸前標題王氏万俟卨張俊皆可辨、秦檜字想泐、或云其後人於夜間故壞之、可謂愚矣、範鐵爲好像三、始於明都指揮李隆、兵使者范徠增鑄張俊、撫臣王汝訓沈王張兩像於湖、移檜高跪祠前、勝清一代、自總督李衛用盜兵穰鐵鑄四奸、其後唐模阮元蔣益澧憚祖翼凡四鑄、洪楊碎其三首、魍魎之形、衆情所憤、朝夕唾擊、易致彫剝、然亦人懷恨心、慮其想滅、不待敵而更鑄、否則晉祠鐵人、北宋至今、銘記可拓、豈頑鈍如鐵、而堅脆不同、抑鐵雖頑鈍、亦不甘爲四奸所污也、檜輩柄政弄權、荼毒忠良、其自揣未嘗不以爲賣國殃民莫已逆也、而詎知勢去境遷、是非終白、陽誅陰罰、迄不能逃、大錯鑄成、遺羞萬古、視施全劉允升隗順等、翊忠有祀、爲世所欽、榮辱何如哉、嗚呼可以鑒矣、迤西里餘、有坊曰紫雲樓霞勝境、兩邊叢木、一徑幽微、梯級數重、至紫雲洞、上洞淺闊無奇、不數武入下洞、穹深奧如、蝙蝠晝飛、見人不避、偃僕而出、豁然通明、若坐阱中、嘉樹垂蔭、暑游最勝、崖下一泉泓深、題曰七寶、有石下覆、中爲菴、就壁作一佛二侍象、洞爲宋賈似道所搜剔、造象當在其後矣、出洞北行、石垣鐵扉、孤冢巋然、輔文侯牛皋墓、自此而上曰劍門關、兩山夾峙、爲附城形勝、下嶺里許、道旁有白沙泉、過者掬飲、香客侈語黃龍之勝、因從之、至則庭廬新闢、羽流所居、宋淳祐間、僧慧

開說法吳興黃龍山、來居保寧寺、偶然蒞止、泉忽涌出、人以爲龍隨錫至、因以黃龍名洞、洞乃就石堆疊、中雕慈容、屈曲相通、宛然天巧、綴合之跡、與石俱化、乾隆題詩盛稱其美、宜剪取囊中漢隸黃龍字題之、乃僧父以塗鴉惡札勒石上、名山之玷也、東上喬柯叢篠、有亭翼然、折而南、巖穴豁豁、一石如龍伸首、吹珠噴沫、浙瀝不絕、其下苾芻澄鮮、可鑑毛髮、疊石作磴、因池爲梁、跬步之間、俯仰成趣、愛不忍去、門外茶棚、以木榲糖調藕粉供客、爲盡一盃、回經白蘇二隄、蘇祠已設學校、未入、晚飯樓外樓、食魚膾純羹、踏月而歸、六日晨起微雨、衣棉、暖粥出游、乘轎北行、過宋烈文侯張憲墓、與牛皋同爲鄂王愛將、被逮而死者也、繚垣坊表、明巡按張縉所修葺、其他古墓、僅餘短碣、古之葬者、以他日不爲城市道路是擇、意深哉、五里清芝隴、入清澗寺山門、石徑委蛇、里餘乃達、與西湖一山之隔、而幽邃特絕、昔南齊靈悟大師龔超於此演法、龍君撫掌出泉、故宋有玉泉淨空之名、成壞屢經、泉清如故、殿石方池、深不尋丈、旱潦無改、漑田至三千畝、池中沙明水黛、異魚千百可數、赤鯽黃鯉、紆徐錦鮮、投以麥餅、爭來噉食、有董其昌題魚樂園匾、杭人張銘隸書楹帖曰、勿羨巨魚奪食、且飲清泉洗心、語至警切、其奈世人不肯何、巨魚奪食、捷者先得、未若貓狗爭且噉也、悲哉、集慶寺宋淳祐間建、賜閻妃爲功德院、今祇一小殿、靡麗之規、元時已不復視、况經累劫哉、過鳳凰山、多舊時紳宦墓、久無祭掃、蓬蒿沒人、追遠之思、晚近益薄、環湖停柩、何止盈千、公墓營建、適時之制歟、一路修竹夾徑、直抵雲林、即古靈隱寺也、晉僧慧理叔建、湖上諸寺、莫古於此、會昌廢教寺毀、吳越錢氏命僧延壽重爲開拓、所建二石幢、今猶存、寺爲北高峯下脉、而飛來峯橫截作案、故殿皆西向、清末重建大殿、三世佛諸天聖象、巖石觀音、儀像殊勝、皆鄞人董東海等塑造、庭前樟枏高古、無嫌香林、檀施饒裕、緇徒三百、諸山第一、飛來峯者、理公所託爲靈鷲東嶺、雖未高峻、而石氣青蒼、巖穴窈窕、實稱奇嶽、理公塔當其麓、崖石多宋元人題記、兩甚不及訪、入玉乳洞、三洞潛通、法像鏤布、大者充棟、小纔握掌、巧逾鬼工、於南口內、得皇祐二年臨安錢德範莆陽僧貽孫同游題名、兩浙金石志

所未載、北數武觀音洞、疑即龍泓洞、僧慧光守、前住遼陽千山、云昔有人乘炬入、行數里猶未盡、聞波濤聲乃止、相傳通蕭山也、指龕頂令仰視、一孔如錢、天光微漏、俗呼一綫天、即志所稱一指石、北上漸聞泉聲、水自韜光下流、至理公巖側、爲磐石所扼、不違而怒、雨後碎崖崩震耳、面澗有亭曰擊雷、石逕斜上、爲翠微亭、韓蘄王題識在焉、康熙御書飛來峯三字勒崖石、道旁竄碑人云可拓山中石刻、頗焚索、未可信、入羅漢堂、堂雖重修、像猶故物、諸刹舊塑、此惟碩果、長壽碧雲由此化身、如舊識也、從寺後穿竹林、歷數百磴而至韜光庵、語曰靈隱無泉、韜光沒路、信然、唐詩僧韜光居此、白樂天守郡日、題其堂曰法安、吳越改建、額曰廣嚴、庵以人傳、斯爲允矣、殿額三字曰惟心界、董其昌書、香光大字未能遒勁、然諸山榜額多近人補書、醜怪百出、亦惟思翁與十全老人尙有典型耳、主僧一池、導觀金蓮池、韜光引水種蓮處、清泉一泓、植水浮蓮、綠淨可愛、旁有查嗣琛書樂天寄韜光詩、及韜光答詩、尙不惡、更上爲報本堂、爲鍊丹臺、堂適禮誦、未入、臺方平、相傳純陽子曾居此、石龕祀之、前有泉、深不盈坎、純陽晚而歸禪、重陽繼起、遂開龍門一宗、而華山派又奉達摩爲初祖、此間故宜不廢其祀、地高可眺遠、羣山環抱、中缺處見江水如練之新濯、柱間刻唐人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句、可云貼切、迤東有樓、瑣窗棐几、坐挹西山爽氣、幽栖之選、下山西行、里許、下天竺、額曰清鏡禪寺、亦理公勗造、隋開皇間拓而新之、曰南天竺寺、舊有鍾離權書法堂額、甚奇古、樂天嘗於七葉堂避暑有詩、語寺僧、無知之者、迤西中天竺、曰清淨禪寺、唐于闐寶掌建、元初僧大新居之、改天曆永祚禪寺、大詵號笑隱、能爲文字禪、余嘗手鈔其集、亦契高之流也、殿前有池、蓄五色魚、水從石隙流入、滄而不澈、遠遜玉泉、非可人力致也、後殿奉千手千眼觀音象、巖柱山茶、峙於階砌、舊有桂子堂、此其遺基耶、道旁見石幢、有象無字、廬舍楹比、遂成香市、家家奉佛、敲木魚、老嫗持鉢乞錢、賣香蠟者皆上天竺僧、有白雲、天南、少泉、見心、香山、諸房、僧少房多、頗有饒益、後晋天福四年、道翊結廬山中、夜有光、得奇木、因造觀音像、錢忠懿王夢白衣人求治其居、即地建堂、號天竺看經院、自宋以來、

水旱必禱、天聖中僧說、夢像浮空出憇、乃徙今處、乳竇前橫、白雲後擁、深藏若谷、天竺起於司馬晉時、西峯發跡遠在其後、地靈蹟著、遂居上頭、以教易禪、廣增殿宇、詔以一路禩廟施利充繕修、數百年來香火之盛、不下普陀、遠方異縣、莫不趨赴、春爲香季、曠拜尤繁、余之來游、已屆初夏、而佩篋策杖、絡繹於途、然已大遜疇昔、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不修持享利養、安能久而弗敝乎、浙人邀福求利之心非可旦夕改、故能濡沫苟延耳、入門照壁大書觀自在菩薩五字、康熙間天都汪于高筆、秀茂可喜、護法殿近煨懸、榜募修、廊廡闕敗、無清肅之規、養成游惰、以衰危聖教、余滋思焉、參禮出、飯於肆、取道棋盤嶺、以趨龍井、山勢迥抱、若爲上天竺設者、盤道而上、漸見茶園、二里至嶺頭、下瞰三竺可指諸掌、西望五雲巉巖森秀、張兩翼以俱下、外江內湖、頗據形勝、故宋高宗舍建業而取此、然子孫臣庶、習於安佚、無規復之思、沃土民情、此其所以不振也、越風篁嶺而入龍井寺、寺以井得名、泉出於竇、竇以石成半規、疏導爲渠、清流激湍、映帶巖岫、視黃龍具體而微、非高躅之所就、門外設幕賣茶、逾夏即撤、龍井茶行遠邇、安所取辨、近杭之產、皆竊龍井名、而龍井亦無以自別、真僞遂末由辨、近有人於嶺後開畦布種、以真龍井誇示於世、人亦等閒視之、蓋冒亂已久、不復能取信、即就龍井而親求、或亦自欺焉耳、茗飲之徵乃如此、況其大者乎、西行里餘、道旁有石曰老龍井壽聖院、問輿人、以不識對、乃呼童兒爲導、沿溪上溯、至其處、則吳公廟也、壁題廣福院 宋胡侍郎則、葵之永康人、再知杭有惠政、退居西湖、卒葬風篁嶺、宣和中、方寇猖獗、嘯聚方巖、吳公效靈、隨就勦滅、褒封佑順侯、淳祐間進公爵、廟號顯應、郡邑報賽至今弗替、墓在廟後、錢塘丁丙訪得、而告其後裔修葺、每歲清明、旌旗鼓吹、自永康來上冢者數百人、登隴瞻視、峰巒迴合、氣象磅礴、背鄞當嶺而面翁冢山、眞佳城也、生爲良吏、歿爲明神、豈無故哉、亭後崖根、有泉渟碧、鑄老龍井三字、井何分新老、要其巖壑深遠、迴絕凡塵、壽聖故基、沈儀懋西湖塵談云、童時猶見小庵及辯才塔、因知辯師歸老、實居於此、屢經變亂、所謂過溪亭、潮音堂、寂室、訥齋、諸勝、早已烟消雲滅、而顯應廟亦非舊址、蓋就廣福

廢基營建、今之龍井、相去匪遙、或亦當時一庵一室、此間以地僻游人罕至、益覺清異、守者吾宗人、汲水淪獅峯茶見享、復有所裒贈、以二金報之、出廟而與人尋踪至、急趨九溪十八澗、巖壑紆迴、竹木冥蒙、頗似勞山九水、而野薔薇花大香酣、薰人欲醉、有亭覆道、曰龍泓、小壘南行、雙澗交會、跨以石橋、度而南、賣茶之家、軒敞可坐、游歌士女、多集於此、亦山行休歇處也、沿澗東上、二里許、柘木參天、一徑斜入、爲理安寺、古涌泉院、泉出石壁、曰法雨、五代時伏虎逢禪師隱此、明弘治初、洪水毀寺、僧佛石重建、因名法雨寺、清初迦陵音曾主之、寺僧出木塔、謂伏虎禪師舍利在焉、諦視鐘上一粟雪白、出餅金作供養、東北行、逾楊梅嶺、昔金嫗家、楊梅最盛、因得名、至翁家山、翁姓族居、種茶釀酒、以待游客、桂樹偃蹇、老而彌茂、秋時盛花、香聞十里、北上歷級而升、級盡行叢石間、奇秀似飛來峯、昔名延壽山、崖下有洞穹深、曰烟霞洞、古有羅漢像六、錢氏以夢感之異、募緣補造、以成十八之數、法像端好、各有題記、今惟都指揮使吳延爽捨三千字可辨、門右就石鑲塔、七層高丈餘、環以小像、極爲精細、柱間皆鑿銜名、所謂千官塔也、中爲三世佛、最後者老君像、不知緣何竄入、急應移出、各安其處、僧法安云將募化裝金、石本清淨、何須裝點、物力艱据、豈易取辦、戶外一像、云是蘇公、而儀狀乃類土神、辱沒髣矣、庭有五梅、藍洲陳丈諸人所植、仙巖二字、亦丈於清季借湯螯先來游鑄題、附以七言絕句、感慨系之、東有庭榭之勝、以將雨未入、行梅林里許、至半山亭、對山新阡迭起、與風篁嶺上所見、皆極勞費、氣勢陡峻、無盤紆之致、豈可以安窳窳、暴富之兒、其所營建、皆是類也、嶺下舊有寺、曰西關淨化院、亦錢氏建、久圯碑存、已想泐矣、一洞枕崖、深逾廿尋、上有鐘乳、擊之鏗然、泉流石底、琮琤若金石、宋熙寧初、郡守鄭辦以水樂名之、舒以夫題記勒崖石、南渡後歸楊利王、後爲買似道所得、而水樂絕響、俯睨旁聽、悠然有契、疏壑導瀉、而聲復出、師憲搜奇探勝、頗多遺蹟、惜負乘非才、而濟之以貪惡、誤國殺身、爲世修笑、是可慨已、日久荒翳、近年僧雲峰復修之、水極清駛、方掘地爲池、以納洩水、奇石纒纒、出之可玩、頗疑茲山舊爲巨浸、滌膚存理、乃成綉

漏、太湖英德不是過耳、東行見峻宇聖垣、門前新造妙法蓮華經塔者、爲石屋洞、吳越王建寺、即以石屋名、洞在崖下、高敞虛明、有如軒榭、一龕三佛、上作飛仙、其南菩薩羅漢小象七百餘、靛自石晉、而漢周及宋、皆有續雕、天龍軍副將潘彥題記、可補史缺、容當覓工拓之、北有窟深香莫測、曰滄海浮螺、西一小洞、其上復有石厂天成、未及登、經麥嶺、有東坡題名、從間道行墟墓間、約三里、至許氏祠、而入隱秀塢、過六通寺、未入、法相寺宏深幽靜、門外古樟、朽而不腐、觸指生香、左廡祀開山長耳和尚、人稱定光佛化身、嬭女進香、輒摩其腹、謂宜男也、東行三里、至淨慈寺、周顯德初建、號慧日永明院、錢忠懿王延道潛居之、延壽繼席、衆至三千、時稱慈氏下生、著宗鏡錄百卷、爲禪宗軌範、紹興中易今名、寺當慧日峯下、石坊夾道、門庭高壯、廊廡秩秩有序、大殿方重建、崇邃如傑閣、而參以水泥雕績、不今不古、西有院祀濟顛、新訖工、聯匾皆各地乩社所致、濟公生多神異、各壇假以號召、末法淪於鬼趣、可勝悲愍、庭前有井、石欄鐵蓋、云宋時修寺、木自井出、垂綆懸燈、誘人投錢、過永明塔院、無人應門、不能參禮、東爲錢家灣、元公祠在焉、整衣入謁、具名而去、過市晚餐、及歸、翼雲已如期至矣、七日、早起、偕翼雲入市、至扇子巷張子元鋪買筴、太平坊王星記主人王子青、每歲夏令運扇北來、近以北平蕭索、遂撤肆、詢悉杭垣書畫、多其經紀、因購巨扇以障俗塵、到浙江興業銀行、晤徐曙岑羅端生、知葉揆初有華山之游、陳叔通將游雁蕩、及時行樂、吾輩事也、登吳山、觀杭垣入脉、氣局廣闊、而拱護尙疏、錢氏僅有十四州、南宋偏安、支持半壁、其不能長駕遠馭、地使然也、山下閭巷迫窄、藩署吏爲道路、池中老鼃、被軍人鎗殺、池魚之殃、信哉、午飯湖樓、入西冷印社、索諸山石刻拓本不可得、失望而歸、藏園冕之已來、靈如遣車相迓、同赴邢宅、商略游事、並購備所需、訪顧鼎梅、得晤崇明董心安、相見各恨晚、心安好金石、工篆刻、云石埭徐氏藏鏡散失、鼎梅方從事整理拓本、日暮始去、飯靈如家、聯華遣技師周達明從行、將爲黃山作宣傳也、晚間翰墨林鍾林發來、得浙江宋元碑刻十餘種、屬拓千官塔及湖上諸題名、未知能如願否也、八日、早六時首途、靈如偕行

、藏園究之同乘靈如自用車、余與翼雲達明乘中國旅行社賃車、庖人潘來成從、十五里老東橋、警察檢查、勒令乘車人親書姓名、潘不能書、又不許代、技手爲捉筆、幾不成字、多方解說、僅得通過、稱係奉建設廳令行、如此建設、行旅不得自由、軼乎法律人情之外、後始悉量才之遭暗殺、兇徒以汽車要於道、故頒此苛令、夫暗殺非常有、而汽車衆所乘、殺人豈必乘車、防範毋乃太拙、杭爲都會、中外皆出其途、必至騰爲笑柄、且聞入夜汽車不許進市、更屬離奇、地非戒嚴、何其警備如此、過留下、爲西溪勝處、苕堂靜室、學道所栖、七時經餘杭、八時臨安、一路山色葱蘢、紫翠萬狀、昔趙千里兄弟每於歲時上陵回、輒得佳畫、而石谷子有臨安山色之作、恨不能携筇橐筆、敖翔於其間也、過於潛、側窺天目之背、十時抵昌化、鳳凰紫微諸山如列屏障、自是而西、經白牛湯灣新溪株柳頰口、以至嶺下、雲木深秀、溪澗深澗、人家聚族而居、祠宇相望、眞山水之窟、午初抵昱嶺關、浙皖提封、於此分割、下嶺爲昏溪、路隨山轉、凡數十盤旋、而至振鈞、樹色嵐光、面面俱好、歷三陽坑杞梓里霞坑諸驛至歙縣、猶未逾午、計程四百五十餘里、歙爲舊徽州府治、徽乃山國、城於山間、環而拱者、爲玉屏間政雲嵐五魁諸山、旅舍正對烏聊、叢木中微見寺塔、寺建於唐至德間、曰興唐、舊有二十四院、下爲碎月溪、受歙休諸水、東流人練江而注於錢塘、紫陽山障其東、以朱子得名、元鄭子美讀書處、午餐魚鼈甚美、飯後適行、近城多作礪壘自衛、至巖寺、與屯溪分路、途中橋梁、春初被共產黨焚燬、有未修復者、崖石疏散、已多坍塌、無石坡之護、少涵洞之設、靈雨山洪、傾壑可慮、經洽社甘竹坑芳川楊川而抵湯口、計程一百二十里、爲黃山路之終站、下車程氏祠、清翰林程國勛程夔皆此產也、易輿入山、度折桂橋、沿道遙溪而至黃山旅舍、青鸞紫石諸峯、已標奇挺秀、迎我於晚霞暮靄間、卸裝浴於湯泉、泉從紫石峯下沙間涌出、漚而爲池、崖石半覆、爲天然泉廠、自唐以來、久稱靈液、明嘉靖中、琢石營之、上穹如闕、有明張燭隸書蒸雲二字、前蔽以亭、遂成洞房中物、水溫四十二度餘、石罅復有寒泉流入、以調節之、宣洩靡停、不存垢穢、然販夫走卒、臭汗淋漓、同池共浴、不免熏染、舊本二泉、今既疏復、自可別爲

一池供衆、此則薄取巾履之費、亦保持潔淨之一法也、浴罷通體暢快、食茶而返、夫湯山無巖岫之勝、驪山少林之美、山海關外寧遠安山五龍膏、已成異域、則此一勺、彌堪珍惜、思之愴然、晚聞芳川大橋撤修、遣車回歙守候、偕同人與旅社主者張康侯等、排定游程乃寢、九日、晨起、偕翼雲再浴湯泉、觀元至正十七年鄭玉題記、云初讀書山寺、後耕于獅子山之陰、釣于岑山之陽、天子知名、出內府酒幣、遣使存問、召爲翰林待制、辭辟不獲、從便至海上、病還、復游山中、兵亂之餘、半已煨燼、浴溫湯題名石上、子美爲貞白先生千齡子、精研性道、不樂仕進、目觀元政失綱、羣雄並起、中途稱疾而還、明年遂以節死、可謂不負所學矣、特行吳記明焱鮑觀蔡謝貞保吳陽、當是其弟子行、而黃山志未收、徽州志亦無可攷、微斯刻皆泯沒矣、寔如達明繼至、因同訪祥符寺、唐忠滿禪師創始、久圯、今建居士林、僅築一亭以存故蹟、相傳爲軒轅宮址、湯泉石壁上有舊題軒轅行宮字、山之開闢、自淺而深、寺刹之營、斯最古矣、寺前石巨而平、曰鄭公釣磯、富春江上、嚴子陵釣臺在焉、遐邇無不知者、子美遭時不偶、大節凜然、無媿子陵、而游黃山知有鄭公釣磯殆寡、所亟宜表彰以勵頹俗也、明嘉靖丙申汪鉉與弟玄錫鄉友鄭佐方紀達黃訓來游、知徽州府馮世雍勒石、鏤婺源人、官吏部尙書、有忠正之褒、玄錫居諫垣、持正不阿、廷杖罷歸、後復官至戶部左侍郎、有詩刻崖上、鄭佐方紀別有題名、皆未訪得、而劣匠重開、紕繆失真、反不若雲封蘚蔽、留待異時耳、山童呼食粥、藏園冕之亦睡起、乘輿同發、導者先行、襍被後從、歷級而上、里許、紫雲庵、未入、題曰黃山一茅蓬、山舊有四寺九十庵、此爲入山第一、累劫之餘、存者僅矣、一路修篁蒙密、異卉叢生、白龍潭久旱、瀑水不壯、東上見人字瀑、潤道分垂、微有傾灑、舊鑿石磴五百、爲上山之路、曰羅漢級、明普門大師憫其涉險、乃闢今路、新構雙溪閣、形如覆笠、梯而登、中有狹室、類巢居、溪宜作栖、乃爲恰當、不知何人有此福慧、一笑、稍上入慈光山門、鳥聲清徹、如歌如答、曰山樂鳥、山誠可樂、惟鳥能長有也、硃砂巖水自巖隙下滴、志云中有丹砂、人不能獲、下爲藥臼丹井、菖蒲生石上、苔厚如茵、棖憶兒時、曾於鄭仙巖携供案頭、醒我倦目

、途長莫致、不忍取也、有亭曰得心、僧可參達摩、覓心了不可得、更從何處得心耶、入慈恩寺、在硤砂峯下、舊稱硤砂菴、明萬歷間普門開山、願力冥感、宣文明肅太后頒帑施像、降勅護持、故額曰慈光、大殿已燬、惟四面殿存、中奉渾銅塔三丈七層、雕鏤工致、昔造自都京、從山後萬夫牽輓而上、費亦巨矣、山多石少土、前海諸峯峭拔、幾無可插足、惟慈光屏開屢張、纏護周匝、驪珠在握、良玉深藏、弘法度世、山中第一、若得賢主人、興復不難也、監院智光出接待、問繡佛袈裟紫金鉢、皆無存、木蓮早絕、階下黃楊、廿年纔拱把、食茶便行、從寺右逾嶺、石質盈疏、晶瑩燦目、曰金沙岑、此石英雲母之質、火成岩所常見、不足異也、東爲觀音巖、其下方廣可敷座、西爲飛來洞、大石下覆、中有隙可通、舊從洞穿行、今繞出其後、經打鼓洞、巖石空玲、擊之鞀鞀、數里間、緣巖涉澗、危逕迫仄、障以石闌、闌盡緝鐵、最險處、絙亦不能施、惟側身捫壁、乃可越、過渡生橋、至半山亭、自山麓上文殊台、到此得半也、新築樓、定慧上人居之、擬於北崖壘基興築、邀爲相度、後當陡澗、亂石巉巖非善地、古寺門多置樓、若於樓下通壁爲穹門、疊石數仞、開建精廬、樓前駁岸、加以增拓、則勢舒而位尊、可以鎮天關、接雲水矣、上人示以詩、頗蘊藉、出冊爲寫松下杜鵑、山中即景、屬署首、當名雜毒海、乃隸書多寶船、自欺欺人、罪過、罪過、炊黍作粥、飽暖乃去、越閭王嶼、仰視老人峯如老翁駘背、擁絮而偶坐、山半有石、若雞振翼翹首而號、距天門坎不百步、俗呼金雞叫門簾、易門簾爲天門、則雅馴也、坎平如闕、前後際空、北望天都蓮花、舉手可接、而玉屏落脉迴旋騰躍、以起朱砂而結黃山之奧區、造化靈秘、豈易窺測、俗眼但以山爲山、而不知其變化開闔、指雲門爲黃之主峯、何其戾也、東峯之巔、仙掌峯巒、遠視如漢像冠裳之行列、所謂五老上天都者、殊爲妙肖、越坎下行、僅百餘步、從石隙轉折而上、陡削不容趾、視前益險、新鑿磴可躋天都峯、藏園以天都雖峻、而遜蓮花之奇、登蓮花可舍天都、乃折而西趨、歷小心坡、蒲團石、仙人橋、普賢洞、一棧天諸勝、屏氣奮足、不稍顧畏、至文殊洞而始休息、倚闌四眺、三峰離立、喬松間之、曰蓬萊島、穿洞上行、石中闢逕若夾壁、逕窮、巖石對出曰小清

涼、一松兀立、枝柯微頰、作斂袖長掛狀、是爲迎客松、清磬一聲、舉頭便見文殊院、寔如謂松性高傲、安肯迎客、余曰、名山勝水、天之所以待高人、逃空谷者、聞足音則喜、松之迎客固宜、至於客之可當松迎與否、惟客自知、松不問也、院踞玉屏磐石上、左天都、右蓮花、羣峯簇擁、無相背觸、天開靈境、以作黃山樞紐、前爲文殊臺、又曰夢像臺、普門夢見文殊處、一石恰受跌、蹶而登、寬可半席、千巖萬壑、乃竦息羅列於其下、黎明攬雲海、清夜看聖燈、最爲奇勝、獅象二石夾峙、驤首長頸、如馬腫背、象云乎哉、普門創爲慈光上院、佛法盛時、院蕃統於慈光、以撞鐘號召、今各立門戶、有事相扶助而已、主僧定心、楚人、早歲服賈、晚乃逃禪、晝夜禮誦甚勤、庶幾無負此山也、近事改築、石垣缸瓦、以支撐風雪、架樓櫺客、三年未成、可知其艱矣、茶罷出游、西行數十步而路絕、下臨大壑、目眩心搖、倚石北眺、長耳巉聳、仰首向天者、曰兔兒望月、與途中所見之松鼠跳天都、皆遠視益肖、平天缸若天際長虹、石笋竝森如武庫、身未到而神先王、回矚玉屏穹窿廣博、有覆被之象、因語定心師、當名大雲頂、與光明大悲鼎足、師首肯、崖間多近人鐫題、不知作何語、安得垣護之長柯斧盡削去之、後宜垂爲禁約、勿論何等人物、有題字刻片石送寺、佳者嵌廊壁、劣者覆醬瓿、山靈秀面之災、或可幸免、藏園主組會審刻、然祇可拒在客、不足當貴游、何如直捷了當、概予禁絕、若挾勢自摩勒、立平洗之勿顧耳、夜半雷雨甚疾、殊關心明日之游也、十日、辨色即起、獨自開門、霧氣挾風雨俱入、急掩關拒之、少頃雨止、出登文殊臺、一白無際、蓮蕊僅露肩背、青鸞載沈載浮、俯瞰飛泉百道、奔壑喧雷、瞬息變幻、目不及啼、耳不得聞、不知身之在何境界、石隙山海棠、經雨衽洗、幽靚絕世、玩賞不足、摘以瀹茗、飽受色香味供養、飯後微雨、出篋中草書楹帖、贈定心、金色界中兜率景、碧蓮花裏梵王宮、明昌御句、張之素壁、似不落真、著草鞋擎傘而行、見送客松、頗不忍別、下文殊溝、山水汨汨、與人爭道、急行而西、松石幽邃、都不及玩、從蓮花溝梯級直上、千數百磴不得休、至嶺小歇、微見雲海、抵登峯路口、風雨益甚、同人無攀躋之興、錯過天都、今乃并失蓮華、事之難料若此、詎非因緣時節不相

契合耶、下百步雲梯、以趨鰲魚峯、翼雲謂險仄逾蒼龍嶺、則游過黃山、更不愁太華三峯也、
傍崖壑行、卉木裂石生、蟠曲矢矯、作瘦蛟舞、霜皮溜雨、苔蘚疊積、垂拂若帶、鰲魚洞高
懸峯脇、頽首而入、巖溜濕衣、升降屈曲、三十餘步、轉出峯後、稍下平夷、縛輿行、直達平
天砦、過天海庵、久廢、西望飛來峯、如大將介冑據鞍仗節而出、闔外諸山、千營幕立、以聽
其號令、五里獅子林、上爲獅子峯、由清涼頂分脉、中得平曠、爲後海上刹、觀音石鼓諸峯環
拱之、明五臺僧一乘菴置、洪楊亂燬、入山避難三千人皆餓死、道左爲壇、以妥孤魂、客子聞
而悽愴焉、舊臘今正、共產黨入踞前海、幸早剿除、未成巨劫、山中之幸也、後建復三椽、清
季太平雀國困、於其左築室曰獅子精舍、接以石墻、作香積廚、下榻甚安便、門對萬松林、屢
經剪伐、存者尙半、路絕不得上、乃爲始信峯之游、過黑虎松、解帶不能圍、黃山松出石隙、
松爲石柅、不得長、則虬曲鹿角、斜撐而倒挂、此爲沙磧、盤拳騫舉、成其高壯、物貴得地、
其信然耶、相傳有黑虎踞此、漸入林深苔滑、以杖支拄、猶苦其蹶、比達峯廬、忽然分劈、破
空直下、深不見底、奇絕、駭絕、偷非目覩、定謂侈談、兩面臨壑、一逕纜通、中復橫斷、壓
以片石、一松迎面撐出、可援以度、曰接引松、過此入石坼中、彖行以升、其上礫硤嶽崎、疏
松間出、彼擅雄奇、此特隱秀、雖未預三十六峯之列、而爲帝所不臣、尤殊倫也、踞坐峯頭、
俯窺散花鷗、而平視石笋砦、神游目賞、應接不暇、或云自苦竹溪入者、乍語以黃山之奇必不
信、至此始信矣、舊有定空室、一乘夜夜來居之、江天一書寒江子獨坐五字於石、未訪得、天
一歛人、廉介重氣節、好讀書、善屬文、見賞於黃石齋、師事金聲、金舉兵恢復、天一參其軍
、兵潰被執同死、蓋鄒子美之流也、訪江荔田所名聚音松亦不得、崔國因獅子林七律二首刻石
、末云、文殊欲證前因果、我是仙猿再世生、國因以翰林出使英倫、非敦槃之選、自謂仙猿再
世、未免唐突雪翁、惟其嶺頭相遇、膝前致詞、仙猿曾以足點地者再、生平吝嗇、而能捐金建
舍、與黃山當有夙緣、未可以人廢也、覓徑而下、泉聲出足底、近寺乃絕、登清涼臺、道旁有
麒麟松、枒杈狀糜角、又名品字松、連理松已枯死、其上巨石磊落、方平若疊積、曰法臺石、

破石松經雷火、僅餘半截、猶想見抉石擎雲勢、松動石靜、松朽石如故、可深長思矣、旁一株秀拔高撐、視破石孫曾行、近亦朽、僧以咎藏園曾寫詩其上、墨豈能死松、松之死以皮脫、真龍能蛻、貌似者不能也、倚松看石笋、枝枝插天拔地、而峯頭巖際、因石成形、易地異態、雖善刻畫、莫得而名狀、西上獅子峯、下有僧塔、一松覆之、乃雲谷七世岳宗、八世慈舟、與其母陳氏同穴、出家不忘親、亦釋氏之教所許耶、前有鳳凰柏、膚去骨存、翠羽離離、黃山少柏、當與大悲游龍比美、倚頂而立曰清涼寺、十餘年前居士李法舟住獅子林、邀同參僧法空相佐、繼乃走書爲募建、及法空漸盛、乃相競成隙、僧寶興初來掛搭、法舟亦助以卓庵、後以募米失檢、爲法舟呵斥、因而銜恨、法空引與同謀、於臘盡雪深、要法舟於道、擊殺之、法舟本軍漢、善技擊、乃一遭白挺、袖手請死、非宿世冤耶、案發、寶興被逮、自絕死、得財誘致之蔡某、越獄、擊墮死、法空多金、善刀筆、判徒刑十二年、復援赦令、謀脫圜圍、卒不得逞、至今猶繫太平獄、夫出家所以絕諸妄、了生死、貪惡若此、何異盜賊、然法舟量隘計疏、以德買害、不能無憾、自法空入獄、清涼幾廢、今以檀越長官之力、併合獅子林、俾法舟之徒維清主之、維清以事赴涇、未得面、其操心危、慮患深、卒雪師仇、有足多者、法舟厝棺溝澗、所宜早爲入塔也、夜間與僧慧安談、因詳識之、以爲宗門之鑒戒焉、十一日、早九時、從清涼臺右下嶺、高峯夾澗、樹林深密、苔積石滑、幾難涉足、谷中一峯突起、下圓上銳、樹出其端、曰筆生花、五里上劉門亭、石室無人、僅避風雨、山花爛熳、多不能名、抽妍吐異、慰我疲苦、黃山卉木之勝、當以花爲首屈一指也、途遇松谷主僧明宗、折回爲導、漸聞水聲清壯、如入衆香之國、上爲藥香峰、以產藥得名、三里中劉門亭、路絕涉澗、見寶塔峯崢嶸香靄、奇麗奪目、里餘度略約、至上劉門亭、卉木糾結、其欹斜摧折者、終古橫路無人收拾、澗東峻壁際天、石上有文、黃綠成字、曰仙人觀榜、俗眼不能識、亦不許識、相傳有人方舉一字、風雷立至、後遂無繼者、午抵松谷寺、宋張真人松谷、有道術、初隱花山、後於此結庵演易、人信慕之、留偈坐逝、塔在寺後、疊障峰巉巖畢舉、層累而下、寺當其陽、東向照山高壓不利、改從

文殊殿關門、九龍左輔、轆頂右弼、障以關門坎諸山、局度一變、度志成橋、約里許、至油潭、瀑水三折、漚而成潭、作僧眼碧、泉本至清、而下無泥滓、乃能湛然若是、油潭足名、與勞山澁缸、同其拙俗、無名乃貴、坐看久之、上行百餘步、從榛塗危石下緇、曰青龍潭、雙瀑爭流、轟雪噴雪、飛沫倒瀉、其左疊石高騫、下隱巖竇、亦復亂泉傾瀉、信爲靈窟、石上鐫佛像神王、邑人旱禱屢應、聰而能施、民所賴也、若夫高而無爲、或爲厲滋甚、而濫叨血食、作威作福、視此媿焉、更有烏龍白龍黃龍諸潭、始信百花九龍諸溪之水、北流四十里、經輔村出山、每拆落、輒成潭、龍一也、而因潭異名、若割據然、騷駭神物、豈屑蝸角之爭哉、淺之乎、測龍矣、余故觀一潭而止、不徧及也、回寺午餐、明宗出茶爲贈、報以六金、並楹帖、黃山茶久擅名、而最高處石密候寒、不生茶、惟松谷雲谷翠微、略有出產、非親到無由得之、從原路返、林隙微陽、石逕露晞、稍可步、而磴高壑礫、登涉爲苦、輿夫牛喘、不如捨之、回抵獅子林、翼雲靈如再游始信、而余未及從、邀慧安師商量明日之游、已出採藥、日暮歸、探囊出三七條參爲贈、云黃山藥有千種、黃帝採以煉丹、渠所識纔三百餘、著野朮二頭、巨者如小兒拳、冕之以五金易得、神經曰、必欲長生、當服山精、即指此也、晚間坐石看月、慧安又云茲山神靈所掌、有三虎而不噬、白猿居天都、黑猿居蓮花、餐風吸露自成高潔、夜無嗥嘯之聲、林無蛇蝎之患、山深徑危、烟村隔絕、死心求道、栖息最宜、余聞而樂之、安得屏絕塵事而與之游乎、歎息歸寢、

十二日、早起、霧重、衆鳥嚶鳴、如理笙簧、如聞鈞天、土人呼曰八音鳥、亦山樂之類、近世好爲生物學、外人來游、及學校集標本、多捕取、行將絕種、名區宜禁狩獵、挾鎗至者、當留俟出山還之、辰刻游西海、慧安爲導、從對山密林中行、一炊黍間即至、地多早蘆、知爲沮洳、慧安云洋湖與此類、而廣闊過之、獅林高遠、貢米爲艱、若將西海中、部、開墾爲田、收米供衆、僧可自食、不須外化、最爲饒益、地盡石崖夾峙、曰西海門、一脈斜撐、萬及森厲、石笋摩空、而此潛澗、俯眺無路、紫碧沈沈、旁有松、離根尺許、枝柯四布、蒼翠盤鬱、豈志所謂菩提松耶、倘於此結亭設檻、取便憑眺、實新闢之奇境也、自萬松林而

南、節節脫卸起頂、方者冠、尖者笠、平者杠、長者櫛、約十里、而登光明頂、三海之勝、坐覽無餘、天風吹襟、心目俱爽、下至平天砦、前日來時路、雨中匆匆、未及細玩、過脉處纖若峰腰、上煉丹臺、雙石特角、層累廣布、恍若崑崙之游、石上尊罍窪、清水一泓、深不盈尺、亦天池也、圖志所云丹爐丹竈、皆石窰而強名、不足細討、南下一脊隆起、即鯨魚背、前海諸峯、由此入脉、天都蓮花、乃其夾護、非通天地之竅、窮陰陽之理、孰從而語之哉、回獅子林午飯、題名別去、霧愈甚、近樹不辨、經爛柯巖、白鶴嶺而東下、勢甚陡峻、唐溫伯雪樓隱處無可踪迹、步行二里餘、霧忽開散、松奇石秀、塵眸一豁、轉而西、高峯摩空、礮礮離立、曰十八羅漢朝南海、視五老尤傀詭、須臾雲霧冥合、不復可觀、里餘雪莊塔、崖谷幽闕、芬芳偶聞、跡之不得、所謂天香也、雪莊名傳悟、清初居皮篷庵、虎爲遠避、時携筆墨、圖寫點染、一花一偈、余嘗見而摹之、長揖別去、一路泉聲鳥語、不愁寂寞、玉鈴花容色豐艷、追琢不如、紅白杜鵑、叢條高柯、撐挂巖壑、不到此間、不知丞相源之幽靚、丞相維何、宋吉國程元鳳耶、阨於丁賈、而翩然遠引、見幾之智、爲不可及矣、下喬出幽、忽視平鷗、而雲谷廢寺、隱現於鉢盂峰下、舊爲汪氏書院、明萬歷間、寓安寄公乞地改建、初名一鉢禪院、湯太史濱尹爲易擲鉢、甘露涓滴、灑徧大千、一鉢非小、倘不能抽釘拔楔、雖擲却鉢盂、仍是向人討生活耳、剝竿久倒、僅餘數椽、石臺深池、方廣猶昔、其地乘乾出震、元氣渾淪、香爐一峯、視諸几案、而蒼巖翠嶺、朝暉夕陰、吐納烟雲、交相虧蔽、山中道場、慈光外無與倫比、堂殿雖廢、然時會之來、必能繼起、其前廣基、近爲人佔築卑陋之西式屋、如眼著屑、殊爲障礙、若謀精廬之構、寺東林泉佳處、儘可量移、善於補過、是在智者、余以爲黃山天鍾神秀、自堪千古、建設之道、譬諸錦上添花、環山四面道路開通、寺庵修復、僧徒力所不逮、予以保持、便可利來游、垂永久、祥符已矣、山麓儘敷規畫、不宜僧俗雜居、西湖諸莊、幾個主人肯來消受、况遠僻如黃山者、誰能息心絕營、徜徉終老、山有可游、有可居、黃山誠可游矣、若言可居、當屬諸求道之人、而非抗塵走俗所能分席、覓驅烏導游、寺前後異蘿松、一婆娑、一森蔚、鍼

短子密、似海東之金松、訪藥庵塔、在寺南、無路可通、穿林披榛乃達、師名止志、即嘉魚熊給諫開元、天啟初、以建言下獄、遇赦歸、唐王時官東閣大學士、以錢邦芑事告歸、明亡、從具禮禪師剝染、嗣法三峯、歛人延主雲谷、示寂徑山、遺命歸葬、所著擊筑餘音、自盤古開天、以迄明末、犖犖諸大端、編作鼓詞、洩其悲憤、每讀輒爲擊節、夙所敬仰、因掬澗泉酌之、後有登雲石、巋然如臺、坎受半鳥、爲荔荔田彈琴處、荔田名珏、儀徵人、能擊竅書、居黃山二十餘年、嘗於山中懸崖、募刻尋丈大字、今皆蕪沒、稍北、溪水潺湲、潭注淵黛、喬柯交蔽、當晝而寒、宗少文所謂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者、荔田歿葬山中、墓距此尙里許、日暮途危、不及往、主僧寶山、河北鹽山人、樸實耐苦、入廚下爲客作湯飯、言及山中淡薄、昔年大雪封山、老僧某、聞排闥聲、啓視虎當戶、餓甚而憊、僧曰、食我乎、吾舍與身、求食乎、吾爲爾飯、虎再點首、僧以野菜和粥飼之、食罷緩步去、昔寓安居寺時、夜行遇虎、徑前摩虎頭、戢尾受戒、人爭異之、寓安以爲人虎相安、理之自然、於我法未爲貴、夫虎雖異物、亦有本性、餓不食人、性未味也、食所以充飢耳、食粥亦得、何必食人以重業苦、虎自爲計、誠善、柰何以一己之私、而戕殺其同類、是虎不若矣、人虎相安、理之自然、而人與人不相安、竟至相賊靡已、豈虎所及料哉、黃山之虎、畜而人者、無怪乎僧狎而化之、人而畜不若、則虎將惡絕、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言決而堅、其痛深矣、聞有天都野茶、殊欣然、出視葉長如椿、滄歛非茶味、因却之、但取雲谷產、土貴自致、地望何足恃、空疏無具、而強飾以求進、其不爲識者所斥幾希、得石耳劬許、生絕壁間、繩渡鈎引、懸身下縋、乃可致、細民輕生求利、豈口腹所宜哉、吾知戒矣、

十三日、早九時別寺、路平、行甚駛、須臾至頭天門、回首已隔烟雲幾十重矣、山漸開拓不露骨、長松巨竹、非上方所有、朽而不伐、則朽愈多、知材木之賤、而造林不講也、五里九龍瀑布、出九龍峯、懸崖下瀉、一折一潭、第二潭長若曳練、飄宕可觀、八潭以下、掩於樹石、未竟其委、面瀑處舊有源頭活水亭、可以憩翫、宜復之、近麓多種桐、方作花、榨油輸出、山國之利、經黃山勝境坊、高制府晉建、爲東路入口處、雲谷脚庵、早圯、一里苦竹溪

、就飯舖食茶、回抵湯口已逾午、飯後重浴於湯泉、有挾皂入者、浮垢坌起、公德念薄、民習之偷、補游紫雲庵、看木蓮、門外二樹高張、舍苞未綻、遲來半月、可參色相矣、問主僧虎頭崖、不能對、黃山僧皆質野、此特饒市井氣、不待茶、逕出、按圖經索之、半里許、一石突出、如虎垂首而伏、篆題山君巖、典而不切、不如俗而能真、所爲逞巧成拙者矣、北上里許、築壁峻峭、疊石高橫、細泉拂落、琤琮有聲、鳴弦之和、天風冷冷、近崖題醉石二大字、頗偉偉、匡廬醉石、以陶令醉眠得名、此則明方夜與羅龍淵王寅輩、携壺來游、醉後題名耳、其篆記有欲扳湯嶺觀九子峯、以招謫仙之語、世乃誤爲李白題、不可不辨、返旅舍而惟清師來、暢談獅子林近事、因勗勵之、半山亭定慧師遣人餽茶、李響泉挈僕來游、遇諸途、黃山隨處可留戀、步行獨游、擔簣以從、往返不計日、興盡便休、則黃山之勝可盡攬、斯行五日、途長景短、天都空過、蓮花阻雨、散花石笋猶在門外、至於洋湖洁汗、翠微幽杳、耳娛而已、其他一峯一溪、一松一石、皆足盤桓、留俟再游、以彌其缺、金枝正慰農來、並邀晚飯、薄暮詣之、歸時大雨、徹夜淙淙、不知爲溪聲爲雨聲也、十四日、早起微雨、偕翼雲達明沿溪上溯、白龍潭激石翻濤、洞心矚目、人字瀑披拂而下、若颺水綃、九折之勝、當更何如、恨天不予翼也、坐溪亭看桃源峯、山翠欲滴、桃花與庵俱盡、無問津者、玩水而歸、七時出山、換乘公用汽車至芳川、橋工粗完、原車駛至洽社以待、長橋壓溪、連峯當戶、風景幽蒨、行里許、夜雨土疏、一蕩下墜、數人乃徒、若遠離村驛、則車行苦阻、況山頽石墮乎、是不可不早爲之計、十二時抵歙、步入南門、城小而敞、當衢石坊林立、明禮部尙書大學士許國坊、四面雕刻、半陷民居、街道湫隘、惟酒肆特清潔、徽菜之馳聲有以哉、出東門、燕穢尤甚、觀官廳布告、苛捐雜稅竟未除、且照舊額加徵十之二、吸鴉片者註冊烟民、六月一易照、顧安所得而吸之、必有公賣者矣、禁烟廿年、效乃如是、國之耻也、寓禁於徵、欺人語耳、午後二時行、三時二刻抵藻溪、迂道游西天目山、三十五里鮑家站、有於潛縣導游局、專售轎券、往返費六金、局取十之三、橋頭一、夫三人共得十之六、所謂導游者、曾未盡絲毫責、惟增加轎資、與夫剝削窮民

耳、三里入山門、二里雨華亭、一里禪源寺、天目古名浮玉、唐慧琳法師入天眼二十餘年、即斯山也、上有二池、如左右目、元高峯原妙禪師開山、康熙乙亥玉林通秀國師、於雙清莊故址改建、燬於洪楊之亂、僧衆星散、住持玉慧、守死不去、備受五木、卒能支持、求之末法、誠爲龍象、自仙人頂落脉、西南行、復折而東、曰昭明峯、從龍森秀、佳氣鬱鬱、其下雙澗交絡、結爲寶林、雖後枕陽和、而實據昭明之毅、大覺應運、其所規制、度越常流、知客導居來青樓、住持妙朗出晤、與退居妙定爲法兄弟、皆於江天高爰久經鍛鍊、住山將二百衆、而罕觀僧面、規矩整肅、非靈竺可及、游太子庵、相傳梁昭明太子於此析金剛經爲三十二分、禪精失視、洗池水復明、今搆塑非古、二三殘僧司香火耳、回至大殿、晚課未入、楹聯金碧焜耀、諸方所獻、而官宦書之、銜名俱題於前、標榜勸誘、豈世法所應爾耶、法堂匾曰獅子正宗、乃宋時賜額、後爲御書樓、供國師像、余嘗得一本、吾鄉朱蚪寫、豐頤廣頤、修眉秀目、信奇姿也、其晚年屏侍從北游五臺、說者謂奉清世祖之詔、世祖於董鄂妃殂逝、捨大寶而入清涼、相傳行森爲剝落、於笈溪語錄隱約見之、禪房清淨、一宿酣暢、十五日、早起、出觀七星石、寺左蔬圃中、磊磊七石耳、於此攝取寺景而歸、妙定出冊屬畫、寫墨梅一頁、永充供養、粥後登山、修竹彌谷、經五里亭、度清涼橋、古杉夾道、拂雲蔽日、天目以林木見稱、惟杉爲最有標杉刺杉、巨者五人連臂不能合、編號至三千四百餘、在中華爲創舉、而外國古蹟勝區皆若是、並名類年輪而備書之、以供植物之研究、過鐘樓石、高聳如篋囊、眠牛石、臥石如牛、志稱高峯初入山、遇險將止、忽聞牛鳴、攀涉而上、見斯石也、稍西爲七里亭、從石隙穿行、盤旋而上、抵獅子巖、巨石高聳、嶄然若狻猊之奮首、高峯塔全身於此、額曰重雲、今無塔、惟見圓冢、前爲千丈巖、懸崖壁立、諸山拱伏、即高峯立死關、以寢息諸行坐斷萬緣者也、塑像祀之、崖下一水、曰洗鉢池、上爲玉柱峯、豐下銳上、高五十尋、有逕可登眺、又名望江石、北爲普同塔院、中峯斷崖兩塔皆距不遠、初不知、故未詣、兩師皆高峯法子、倘能親見高峯、則餘爲賸義、前有巨杉、短垣繚之、仰視盤碧攢青、氣勢森蔚、俗呼樹王、東北上爲老庵、開山

所居、元時營建壯麗、遂成大刹、歷經毀易、僅餘堂廡、地雖高曠、而隱若深藏、元氣所鍾、以開覺度、天寶相之、晉唐迄宋、不乏名德、而始至終、留以待、豈偶然哉、守僧了白、嘗游北方、得弋齋師書大樹堂匾、張於壁後、以乏資未能刻、出茶果見享、游人盃集乃去、東南行、半里許、下躡梯級、而人崖谷、忽有石中出、瑰然絕依傍、草木縈帶、特饒逸致、旁有亭可憩、頗愜幽賞、石無攢瓣下垂、乃曰倒挂蓮花、名實俱謬、折而東南、一峯綿邈、壓以危亭、眼界空闊、時雨初晴、朝暾未上、亦有雲海之觀、郡國志云、天目山高三千八百丈、僅及黃山之麓、語雖夸誕、然自黃山歸來、大有檀不如梨之歎、由捷徑下、行至七里亭、與來路合、返寺午飯、翼雲藏園有詩寫册、余得三絕、並寫畫後、將發、冕之和藏園詩、倚裝書之、妙定師於余談禪之句、頗爲許可、雷門布鼓、但增媿悚而已、揖別去寺、過天目旅館、方在設備、携眷來游、所宜居也、過臨安縣、城土築、甚卑狹、非錢氏舊規、於畫錦坊東、謁武肅王墓、碣題唐官、王之志也、山曰安國、高纔數仞、登臨相度、疑出人工、朝山曰功臣、下有王第十九子普光大師令因塔院、墓前古槐偃蹇、華表石獸、半已淪陷、製作簡陋、保有大邦、而能躬行節儉、賢於劉龔輩遠矣、前有王祠、後裔守墓者、大書錢圃榜其門、近在丘壘、芟除防護、豈異人任哉、將抵餘杭、遇長途摩托車、傾覆田間、禍出脫輻、司機手足傷損、血肉狼籍、出囊中藥爲敷治之、抵杭已電月交輝、笙歌迭起、瞬息間、喧寂異趣、就旅舍小息、共飯湖上酒家、不覺微醉、泛舟入三潭印月、石橋曲折可步、有文石數拳、不置於堂前花隙、而宛立水中、欲與湖山爭勝、何其拙耶、夜涼人靜、野犬狂吠、涼風吹衣、乃急棹而歸、十六日早起、翼雲赴莫干山訪黃膺白、山中養疴、誼當存問、惟余忝任北平市代表、膺白爲哀良所蔽、不與言北平事、則心有所慊、言之失歡、不如不往、託藏園爲致意、入市買物、凡百皆賤、而米獨昂、新繭上市、石值十五圓、舉家數月劬勤、所獲不足相償、若不早爲計、將有斫條桑而播稼穡者矣、據熟習市況者言、今年絲業減收七千萬、茶千萬、其他貨產二千萬、商民困苦可念矣、訪童心安、知余樾園游金華未歸、室小而雅、盤中蓄卷柏長尺許、深山罕有、

示我寶石山後出土晉曹氏墓塋、午飯粵菜館、殊未佳、食荔枝、羊城所謂玉荷包、熟最早、荔中下品、至平海路、徧閱古董肆、於聚寶齋見玉麟、議價不諧、得永康曹氏墓塋、青瓷合、訪盧臨先、因至靈如家、晤何燮侯喬時、昔長北京大學工學院、開店杭垣、自食其力、與藏園出游、入汪莊、徽州茶商汪姓築、房舍錯雜、樹石鮮趣、中多墟墓間物、聞費至二十萬、若用諸故鄉黃山、豈非與祇園長者同其不朽哉、嘗歎有錢者不會用、會用者苦無錢、誠憾事也、取道邵嶺滿覺壠、而至翁家山、檀籬板扉、爲張紫雲故居、紫雲道署一椽吏、改革後、足跡不入城市、年八十乃歿、重游烟霞洞、洞主金復三、僧而還俗者、與藏園舊識、出素麪供客、烟霞以清齋著名、邇來宴客絕少、諸山香市亦寥落、民窮財盡、安所得布施耶、林樾幽邃、石徑逶迤、間以亭榭、足可棲遲、乃爲俗子勒石埋骨、使人嗟歎、登佛手巖、石綯漏中、有跡如兜羅綿、見宋王延老等題名五段、兩浙金石錄已載、延老睢陽人、子浚明、爲東坡婿、然廷老黨於呂惠卿、東坡嬉笑怒罵、視之蔑如也、下嶺直趨大慈山、定慧寺在焉、入三解脱門、雙幢欹峙、路盡躡級、曲折抵寺、靈奇幽闕、兼有其勝、宋史彌遠、嘗欲奪寺爲墓、不旋踵見誅、清淨化城、豐僉于藏穢所哉、泉出僧院、相傳唐寰中禪師、元和中卓錫、神人役二虎、爲移南岳小童子泉、虎跑地而泉涌、故曰虎跑泉、環以石欄、東流爲池、又東繞殿前、南流至天王殿外、三渟而入於澗、不遠遂伏、天生斯泉、所以供一衆也、壁間嵌元至正元年、朶爾班眞摹刻東坡詩、天已暮、捫壁可辨、寰中爲百丈高足、禪門耆宿、如南泉臨濟無著趙州巖頭雪峰俱嘗入山、相與激揚宗旨、故宋時名爲祖塔法雲院、子由有和章、惜未得而併刻之也、坐池上飲茶、月出乃行、寺右曰濟公塔院、寰中開山、塔曰定慧、濟顛逝而附塔、今乃尊濟公而忘其祖、無知罔利、亦云謬矣、輿中哦詩、不覺其遠、赴臨先約、而客已集、貪玩溪山、爲可媿耳、歸檢行李、已添一籠、家鄉風物、取携不少矣、十七日、微明而雨、八鐘與翼雲同赴車站、趁杭滬特車、晤蔣抑之、過嘉興、食玉香糕、甚美、殆丁龍泓所謂罔糕耶、將抵南市、道旁塚纍纍、半沒於水、且漸暴露、濕多慈善家、何忽於近耶、午正抵滬、過洋場、

雜亂紛華、無秩序之進化、經證券交易總所、不知幾人倖獲、幾人破家、外國亦有公債市場、然政局安定、起落甚微、不爲賭也、飯於老正興、食鱒魚美人鯉、酒注錫製、傾歎沒蓋、殆以是表示其古老、新舊矛盾若此、入先施公司、購雜物、下午四鐘、趁平滬通車北返、薄暮過無錫、洞庭枇杷未熟、試之酸澀齒、楊梅須旬日乃可食、十二鐘抵浦口、長江建橋、不知何時實現、閱新聞紙、知日本下關門司間、已爲海底隧道之建築矣、十八日、午飯改食中餐、晤馮友偉蔣夢麟危芑濱、談經濟之危機、相與慨歎、全國破產、殆將不遠、滬上友人擁巨資房舍櫛比者、多以債逼逃亡、反不如窮漢子、掉臂游行也、午後熱甚、推窗而睡、忽爾涼爽、頗似文殊臺上看山色時、又如冒雨乘輿、度風篁龍井也、比醒、已入河北境矣、十九日、黎明過天津、已刻抵北平、傅邢江諸宅、皆有人來逐、而余獨先返、爲說三君行踪、以慰其家人、屈指往近、纔十七日、而所經五省、計程六千里、徧游諸山水、士生茲世、行旅之便、遠邁古人、而外憂內患、搖精動魄、亦莫甚於今日、足跡所到、耳目所接、意興所寄託、拉雜書之、取便檢閱、聊用自儆、若持較前人、雕績山川、發爲記述、以信今傳後、則吾豈敢、

游黃瑣記

邢端蟄人

予家居萬山中、每出則跣步皆山、故山游之癖、根於天性、貴陽近郊諸山、若扶風、棲霞、相寶、黔靈、諸勝、歲必三四往、及年十八、計偕北上、遼驛行、往還萬餘里、凡黔境之牟珠洞、飛雲巖、青龍洞、湖南武陵之桃源、湖北荊州之鳳鳴岡、荊門之龍泉、象山、襄陽之隆中、河南葉縣之白水村、臥羊山、南陽之諸葛草廬、靡不窮搜其勝、及東渡扶桑、彼土之日光、箱根、奈良、大森、箕面、一一皆獲縱目焉、近十年來、鍵戶家居、不與人事、惟歲必作山水游、故都近郊山水可無論、如浙東之天台、雁蕩、揚子之金焦、匡廬、山東之泰山、靈巖、湖南之衡山、嶽麓、山西之雲岡、恆岳、陝西之太華、終南、東海濱之勞山、之罘、薊州之盤山、輝縣之蘇門百泉、蜀中之三峽、嘉定之凌雲、杖履所經、幾徧中土、水色山光、泉聲雲影、一

一皆在心目、自謂天之遇我者甚厚、惜思拙才短、不能爲文以章其勝、然雄奇瑰麗、固未有若黃山之魂夢不忘者耳、余耳黃山之名至久、昔讀張皋文黃山賦、驚其恢奇奧衍、以爲文人擄藻之常、及讀錢牧齋潘志耕游記諸作、又徐霞客之游記、始信其非凡境、然終慮其有隘美之詞、乙亥春暮、與沅叔養齋翊雲諸君定約往游、宗人邢靈如將軍家居西湖、以鞍馬餘閒、亦復肆志山水、至杭主於其家、留湖上兩日、鋒車逕發、越昱嶺關、渡漣水、一日而宿湯口、浴朱砂泉、途中塵垢、蕩滌幾盡、次日入山、宿文殊院、三日看雲海、冒雨過蓮花溝、宿獅林精舍、上始信峯、清涼台、四日下松谷、覽油潭、散花塢、返宿於獅林、五日宿雲谷寺、六日由雲谷早發、探九龍瀑、仍宿於湯口、冒大雨一再浴、計山中數日、涉覽略徧、然其烟雲往來、神奇幻化、固非人世筆墨文字、所能寫其萬一也、黃山以峯名者三十六、天都、蓮花、蓮蕊、擲鉢、石笋、煉丹、諸峯、章章在人耳目者無論已、實則無山不秀、無峯不奇、予游天下名山、大都土石相雜、若勞山盤山之以磐石層疊、參錯而成者、已極恢詭、其純然石骨、峻嶒天半、舍太華與黃山外、吾未見其匹也、太華之落雁仙掌、固足頡頏天都、然松柏之森蔚、途中風物之奇麗、則遠遜之、又太華諸峯、皆攢蹙蟬聯、不若黃山之離立聳峙、異態殊形、若始信峯、西海門、夢筆生花、散花塢、蓮花諸峯、見之畫圖、亦疑其僞、即今日西法之留影、自吾輩游者觀之、仍不足以章其真面、不知造物者費幾許匠心、使宇內之神秀畢鍾於此、余登山觀雲者屢矣、泰岱衡華、予皆一一得之目覽、要未如黃山之奇幻萬狀也、黃山自玉屏以南、謂之前海、光明頂以北謂之後海、山以海名、宜其殊異、他山出雲、則混茫一氣、時或天風振蕩、偶見田廬城郭、斯固雲之常態、無足異者、若黃山則諸峯高下駢列、天都蓮花、獨踞數千仞上、前山雲作、則雲門朱砂諸峯、微露髮髻、如滄海中偶見齊煙數點、後山雲作、則石筍始信諸峯、時或隱現、如盆中浮螺、忽巨忽細、當予下白鶴嶺時、綉縕四塞、咫尺相失、乃山風倏來、天際忽露數峯、初疑爲夏雲變幻、與人謂爲羅漢上天都、予亟呼同游周君攝入鏡中、而著手未畢、山容頓失、乃相顧叫絕、歎造物之狡獪也、天下山之以松名者、若泰山之五大

夫、岱廟之秦松、鄧尉之四松、戒台之臥龍抱塔諸松、餘若華山劈山盤山、胥以松著、然蒼皮黛色、奮鱗吐鬣、若鄧尉與岱廟者、固稱甲觀、至黃山之松、則蟠孕於石穴、涵濡於霧露、磐石阻其根、天風礪其骨、如人生憂患中、幾經盤錯、獨立於塵壘之表、若文殊院之送迎松、小心坡之蒲團松、始信峯之接待松、清涼台之破石松、擾龍松、麒麟松、萬態千形、倒垂怒挺、長數數千歲、而皆幹巨如拳、骨堅於鐵、雖人世滄桑屢易、彼獨立遯世之態、猶昂藏於極峯瀟氣之中、予讀明賢游記、知諸松經昔賢手撫而目送者、蓋不知其幾千人矣 山無泉則枯、山之與泉、猶雲之從龍、風之從虎也、予觀天下之瀑多矣、廬山之三疊、黃巖雁蕩之龍湫燕尾、衡山之水簾絡絲、皆以瀑著、而黃山之九龍瀑絕異、瀑出鉢孟峰下、其旁松柏參天、猿鳥幾絕、循雲谷而下、初見其首、繼見其腹、若其趾則必絕絕壁、穿叢莽而後見、他瀑或短肥、或逕瀉、其偶有迂折者、三四疊而上、若九龍則上下九曲、頗有黃河千里曲直之況、舊有天紳亭在山半、惜今圯毀、無復舊觀、然懸瀑垂虹如故也、其泉之尤著者、若朱砂泉之香溫、鳴菴泉之幽咽、油潭龍潭之淳泓、葯鏹丹井之粲沸、在他山得一足以稱奇、於黃則視同常境、昔游蜀中觀三峽之雄奇、繼游西湖、見九谿之幽邃、以爲此景不復可觀、及過巖寺後、入黃山之麓、沿浮溪行、數十里、兩山夾澗、日月蔽虧、偶有人家、多臨水次、偷能杖策閒行、則芳村楊干之游、已似桃源之誤入、不知女媧搏土時、何舉山水之菁英、而一一賦予黃山也、黃山異物、昔賢有松石譜卉箋之作、備極瑰異、吾輩甫入、有鳥迎人、聆其歌聲、宛同口技、一詢其名、則山樂鳥、又山中四時皆花、木蓮爲首、花如芙蓉、葉似山茶、巨幹參天、異香自發、山中有三本、而紫雲菴者稱最、予等入山時、有五色杜鵑、舒紅綻紫、又山茶數千本、其色如北方之夾竹桃、又似勞山之耐冬、而明絕艷人、視者心醉、又山中深夜時聞猿啼、其聲清越、下方希有、松谷寺僅一僧、來自北土、自云賴種茶爲活、予與同輩各得少許、相其色澤、疑其粗惡、歸後置之篋中、不復省視、今春發試、則奇香四溢、遠出龍井上、蓋龍井經夏則敗、黃茶產自深山、日受芝蘭之薰陶、又未經人工之煎治、葆其貞性、歷久彌芳、偶偷間煮試、

覺兩腋風生、不必登丹台、煎黃窻、已有羽化登仙之想、 黃山之美、非文字可傳、古今之記游詠歌者、無慮數十百家、以予觀之、僅足狀其片鱗寸爪耳、其畫黃山者、如漸江之黃山圖、石濤梅清之黃山畫冊、語其造詣、固足震爍耳目、然其抒寫神奇、與夫以文字歌詠者、亦百步之與五十步耳、明季黃山高隱者、以藥庵爲巨擘、藥庵姓熊氏、字魚門、國變後易服爲僧、化于華山、遺命起塔於黃山白鶴嶺下、予得拜其塔前、其所著黃山紀恨、與予深有同感、又明人著黃山松說、則以黃山松之著名於世爲不幸、予深佩昔賢之卓識、故游山五日、未嘗敢吟一字、懼爲山靈所呵、且深歎文字之無靈、殆龔定盦所謂千詩難窮、百記徒作者也、拉雜寫此、聊資嗚嘯、復集定盦詩二十八字、以終吾簡、

六朝古黛夢中橫、抄過蓬萊隔岸行、踏徧中華窺兩戒、茲游奇絕冠平生、

黃山日記

傅增湘 藏園

四月十七日、自九華山上禪堂啟行、早六點起、檢束行李、八點別寺、贈寺中香資四金、茶稿、一金五錢、踰芙蓉嶺而南、又東行三里、至淨手亭、七里三天門、五里轉身洞、洞在金剛寺後、壁巨石爲三、人行石罅中、仍轉原道而出、寺外林泉幽勝、五里二天門、寶佛寺、五里一天門、由三天門而下、皆行山峽中、自此出峽、踰澗而南、爲蒼天嶺、與夫餒甚、就廟中覓食不得、乃尋嶺上人家王姓、乞米煮食、余與孟嘉亦就此午饋焉、在此耽玩二小時、孟嘉臥石欄看峯上雲起、至不忍去、下嶺則四山林篁、蒼潤欲滴、頗似行杭州滿覺隴間、十里至清泉口、三里楊家灣、自清泉口出、澗水清駛、巨石盤互、最爲奇觀、里許鮑家村、出村遇雨、避野亭中、又五里所村、村人多陳姓、陳大士故里也、五里至陵陽鎮宿、自楊家灣至陵陽、十五里間、山色秀麗、林木蓊深、溪澗交橫、民居櫛比、殆可稱樂土矣、楊家灣東南一峯特秀、土人謂自黃山飛來者、連日夢想天都、得此可慰饑眼矣、 十八日、早八點行、十里永安街、添夫一名加二元四百文、五里琉璃嶺、嚴關寺、過嶺爲青陽石埭分界地、五里蔭涼橋、五里望

覺兩腋風生、不必登丹台、煎黃龜、已有羽化登仙之想、 黃山之美、非文字可傳、古今之記游詠歌者、無慮數十百家、以予觀之、僅足狀其片鱗寸爪耳、其畫黃山者、如浙江之黃山圖、石濤梅清之黃山畫冊、語其造詣、固足震爍耳目、然其抒寫神奇、與夫以文字歌詠者、亦百步之與五十步耳、明季黃山高隱者、以藥庵爲巨擘、藥庵姓熊氏、字魚門、國變後易服爲僧、化于華山、遺命起塔於黃山白鶴嶺下、予得拜其塔前、其所著黃山紀恨、與予深有同感、又明人著黃山松說、則以黃山松之著名於世爲不幸、予深佩昔賢之卓識、故游山五日、未嘗敢吟一字、懼爲山靈所呵、且深歎文字之無靈、殆龔定盦所謂千詩難窮、百記徒作者也、拉雜寫此、聊資嗚噓、復集定盦詩二十八字、以終吾簡、

六朝古黛夢中橫、抄過蓬萊隔岸行、踏徧中華窺兩戒、茲游奇絕冠平生、

黃山日記

傅增湘 藏園

四月十七日、自九華山上禪堂啟行、早六點起、檢束行李、八點別寺、贈寺中香資四金、茶稿一、金五錢、踰芙蓉嶺而南、又東行三里、至淨手亭、七里三天門、五里轉身洞、洞在金剛寺後、壁巨石爲三、人行石罅中、仍轉原道而出、寺外林泉幽勝、五里二天門、寶佛寺、五里一天門、由三天門而下、皆行山峽中、自此出峽、踰澗而南、爲蒼天嶺、與夫餒甚、就廟中覓食不得、乃尋嶺上人家王姓、乞米煮食、余與孟嘉亦就此午饋焉、在此耽玩二小時、孟嘉臥石欄看峯上雲起、至不忍去、下嶺則四山林篁、蒼潤欲滴、頗似杭州滿覺隴間、十里至清泉口、三里楊家灣、自清泉口出、澗水清駛、巨石盤互、最爲奇觀、里許鮑家村、出村遇雨、避野亭中、又五里所村、村人多陳姓、陳大士故里也、五里至陵陽鎮宿、自楊家灣至陵陽、十五里間、山色秀麗、林木舊深、溪澗交橫、民居櫛比、殆可稱樂土矣、楊家灣東南一峯特秀、土人謂自黃山飛來者、連日夢想天都、得此可慰饑眼矣、 十八日、早八點行、十里永安街、添夫一名加二元四百文、五里琉璃嶺、嚴關寺、過嶺爲青陽石埭分界地、五里蔭涼橋、五里望

孟嘉坐翫良久、乃返、再下爲油潭、水尤清澈見底、深碧如油、停蓄不動、其上石峯俯瞰作傾欹之勢、尤爲偉觀、自芙蓉嶺入寺、行道所必經也、二十日、六點起、輔村董事穆君來訪、云奉縣知事公牘、屬照料入山食宿諸事、余辭謝之、第請其回村爲代購食米二元、送至獅子林、穆君並言太平縣新加茶捐、爲辦學校之用、每年可得千元、近因茶商抗議、總會訴於省垣、省長派員來查、刻已稟復、託便中爲維持其事、余慨允之、松谷寺僧名空體、字明果、湖北漢陽人、瀕行贈以四金、八點啟行、約里餘過橋、直北上、得巨潭、名一線潭、即獅子峯之後也、約二里許、石壁削立、再上爲南天門、對面奇峯插天、名判官峯、如一人衣冠肅立於天半、遙見高山聳拔、鋒銳如林、即石筍石諸峯也、旁一拔出者、名麒麟峯、再上得石亭、於此小憩、對面一峯、石壁黃色、橫排整列、形如碑牌式、隱隱若有字跡、俗呼仙人掛榜、再七里至平頂石、五里逾嶺、過清涼臺、下坡入獅子林、時正午後一鐘、飯後先詣始信峯一游、峰在寺東南、約二里、行叢莽中、有舊寺基一所、其峯四面斗絕、惟西南裂開丈許、支石爲橋、一松自石隙中迸出、屈奇可喜、其枝幹橫撐橋畔、用作扶欄、呼爲接引松、渡橋即入石洞、松根蟠石罅、正可爲階級、游人上嶺、即踏松而登、眞天造地設也、峯頂數松、亦蒼古、上有巨石、寬平可坐十餘人、看石筍石一帶諸峯、負勢爭高、極爲壯偉、有名四仙人者、有名十八羅漢上天台者、尤酷肖、石橋上視南面一峯、秀麗雄拔、自趾至頂、作蓮瓣形、疑黃勒之呼爲小蓮花峯者、即此也、孟嘉題名於石上、余亦題詩一絕、

峰頂有江麗田琴臺、刻聚音松三字於石、此外刻字、多不可辨、獅林僅一老僧、年已七十、長工一人、聘如鹿豕、有居士李法周者、住此間已數年、差可接談、訪以山中勝蹟及道里、均能詳言之、其人家居江寧、曾中武舉、任兩江督標小弁、以老母逝世、棄家入山、發願誦法華經十萬遍、深夜即起禮誦、一句一拜、空山靜夜、萬籟沈沈、忽聞磬聲清圓、與梵唄相和、至誠純孝、聲徹諸天、余夢醒聞之、感動心脾、視當世名人、誦經茹素、借佛門爲護符、或假爲羔雁者、殆有天淵之判矣、

十一日、早登寺左一峯、頂方如印、可坐數人、余呼爲小清涼台、即法台石也、孤峯突立、余

携酒與孟嘉相酌、四面奇峯環峙、天海蒼茫、不知身在何許矣、對面一峯、巨石如鷹嘴、俗呼爲鷓鴣峯、一峯名石鼓、不見其似、再上獅子峯頂、見蓮花峯背、飯後孟嘉商赴相源、數語決策、匆匆即行、出寺東南行、登一嶺、路峻不可乘輿、遂棄輿於嶺頭叢莽、由此下山、行荒草蒼葉間者數里、再下、落葉堆徑、厚半尺許、潛不留步、孟嘉偶一失足、緣坡下墜、如坡上走丸、激若飛箭、斜駛數十丈、乃得停履、亦云險矣、如是者又數里、踰橫澗者四、疲苦不支、約行十五里、抵丞相源雲谷寺、寺已頽圯、僅小佛龕一座、草屋數間而已、然觀其基址闊大、氣象閎偉、可見當時盛狀、寺僧定青、湘人、欲茶少憩、即屬其導觀九龍瀑、時已四鐘、出寺向南行、山路寬平、聞由此而下、直通苦竹溪湯口、約二十餘里、凡畏天都蓮花之險者、可從此道乘輿至寺也、循路行約五里許、過頭天門、下大道、由榛莽中覓小道行、艱難困苦、約里許、直降至澗底、仰窺九瀑之源、過澗又穿行叢莽、攀藤引樹而上、百許步、路徑忽絕、巨石壁當其前、石陡峻不可行、初尙攀樹枝橫行、樹盡則引草爲援、草盡則奇險出矣、石形如魚背、壁立潭頂、人從背上橫出、下臨絕澗、水聲如雷、俯視殆百十丈、余至此慄慄、至不能舉步、定青前導、以手承余足、余伏壁上、寸寸橫移、偶得石上數分之微窪、略可置手足、則蟹行而過、如此者十許丈、復上攀、入荒榛亂莽中、草樹交橫、或以手行、或以膝進、或坐而下、或俯而躡、或引蔓而猿繩、或附石而蟻緣、如是者百許步、林盡復得石壁、視前石略斜、而倚壁下行、其危險亦不減前壁、栗栗舉數十步、又見叢林、深菁密樹、殆如絲網、余輩衝網而出、其危窘視前益甚、往往一步之內、而枝挂於首、蔓繫於足、膝傷石稜、手觸芒刺、汗出重漿、氣作牛喘、欲求一尺寬平之地、聊資小憩者、亦不可得、余與孟嘉、方抱樹微倚、忽定青大呼、前有毒蛇、視之橫臥石上、身扁而色灰、其腹作淺紅色、長約三尺許、定青曰此山中五步蛇也、最爲毒烈、凡嚙人五步之內必死、余等疲苦之中、益以惶懼、心動神奪、舉步更艱、定青乃導從石旁、避蛇而下、約二百餘步、得至潭側、定青曰、此六潭也、下視七八潭皆可見、惟九潭須再下、乃可得耳、余從潭上躍過、上第五潭、仰視巨瀑懸於天半、第一疊、

長數十丈、三疊亦十丈許、每疊流下、一潭盛之、三疊以下、爲石崖所隱、不可得見、孟嘉坐第五潭上、酌泉兩杯、云甘冽無比、自第一泉而下、以至九潭、純爲石峽、天然潭成、瑩淨無倫、潭碧如油、瀑飛如練、余生平游屐所到、見泉瀑多矣、若雁宕大小龍湫、匡廬之黃龍、天目之垂虹、秦嶽之水簾、皆稱名勝、而奇麗天然、視此遠遜、蓋懸布飛流、龍湫黃龍偉矣、然龍湫之下、石潭不深、黃龍則潭上只見其尾、且皆一瀑一潭、天台石梁、自爲奇妙、然瀑短而潭淺、且僅三疊、若九瀑九潭、蟬聯而降、上可探瀑源、下可見潭底、自上至下、又爲純石所成、天巧地靈、神工鬼斧、覩之使人震駭失次、摹寫俱窮、恐宇內神境、斷推爲第一矣、凡歷來觀九龍瀑者、皆於對山天紳亭址、隔澗遠視、但得大概、不足盡其神妙也、惟徑僻且險、甚乃無路可尋、故叔南游記、非有雄勇之氣、堅卓之力、慎勿輕冒此險云、至潭之位置形狀、叔南所記至詳、覽者可玩索而得之焉、坐潭上流觀片刻、僧言日已向暮、宜急回途、余與孟嘉、戀玩不忍遽去、乃向潭三揖而別、仍循原路回、摩石壁、披荆榛、喜而忘憊、轉入大道、日已下嶺、行至頭天門、嚙黑不辨路、促定青先返寺取火、余等引手冥索、約二三里、寺中人燃竹炬來迓、栗齋詩所謂神燈出深箬者、頗肖此景、同人皆歡呼踴躍、抵寺近九點矣、定青爲設榻於殿上、飯後倦極、和衣而寢、余初覽山記、罕言及九龍瀑者、聞丞相源寺已傾敗、又山勢漸趨平夷、諒無可取、無意往游、昨夜法周出蔣叔南黃山日記、孟嘉讀之、見其述九龍瀑之奇、甲於他處、又言探歷奇險、矜翊特甚、謂後此恐無繼至者、因動覽奇之興、且懷爭勝之心、且意其艱險、決不如所云云也、入寺後、即浣定青爲導、定青第言歸時恐晚、此外不置一詞、及自大道西下、入林莽中、其難行已不可狀、至履石壁、投深箬、乃知萬苦千艱、寔爲生平所未歷、蔣記所述、容有未盡、然緣奇險而得奇觀、大慰畢生之願、歸後當語同輩、若無輕身巨膽、如我二人者、慎勿輕舉此念也、要知天地靈奇神妙之境、恒深秘不以示人、彼引手而得、舉足可至者、皆天所以待凡夫耳、二十二日、早起、定青導觀寺前蔦蘿松、及澗上大石、石上刻字不可辨、石作獅形、對面一石、渾圓若球、亦謂之荔支石、再下有藥庵禪師塔

、僧欲伴往、余以蓄足力不去、入寺即行、足脛痛楚、緩步上征、頗爲費力、午後二點始返獅子林、下午登寺東北峯、俗名獅子尾、觀北海雲起、倏忽衆峯盡失、惟石鼓峯獅子峯、巍然獨存、少鮮風動雲流、頓還舊觀、頗極陰陽開闔之致、亦偉觀也、夜雨作、二十三日、天陰、雲氣滿山、微雨時作、無可游覽、在寺休息、足痛已漸愈、寫楹聯三事、一贈李法周、一贈木慧、獅林老衲、一贈木宣、下午、手校陳伯玉詩十餘葉、寄忠兒子有栗齋各函、均交仙居人朱姓携下山、此人乃來山採石耳者、二十四日、天陰、雲氣未開、午飯後、仍決策行、贈寺僧八元、法周願同行相導、路出光明頂、下行林莽中、約四五里、至天海頂、地勢平衍、從山脊上行、又半里許、至平天砦、砦之巔即光明頂、爲全山之中心、惜霧氣瀰漫、四顧渺無所見、若天氣鼎朗、千里極目、萬峯環仰、必爲巨觀、自平天砦下行、徑路忽絕、見奇峯巍聳、峰頂巨石伸出、酷似鰲頭、即鰲魚峰、下深峽、入鰲魚洞、洞狹而深、循石磴而降、再折乃出洞、輿籃拆卸、負之而行、僅而得出、洞中小憩、復下行半里許、上百步雲梯、余數之得二百步、從削壁上鑿級、寬約尺餘、深只數寸、俯視下臨深谷、雲煙噴薄、不測其極、使人危懼、行百許步、級益陡峻、而間有石欄護之、行者可以稍安、級盡逾嶺、至蓮花峰脚、余以天陰路滑、頗不欲上、法周相勸、謂上下僅四五里、路非甚艱、且身到此間、不登蓮峯、亦一憾事、孟嘉勇氣勃發、遂相約銳意上登、遣行李及輿夫等、先往文殊院、余等四人、由山岡南折而上、從巨石削級以登、其奇險亦不亞雲梯、上升四十餘丈、又上一崖、攀騰而起、石磴愈高、又百步許、轉入谷中、谷盡則石砂盈溝、跋涉極難、蔣記謂之流阮砂、路既畢、陡崖又起、一巨石橫崖、高可齊腰、狹僅容身、在此憑石小憩、如倚欄干、如臨睥睨、再上入石洞、凡歷洞四、登危崖五、若蟻之穿珠、若蛛之緣網、千迴百折、得陟峯頂、時雲湧風號、四顧皓然、如身在孤島中、意象蒼涼、不知人間何世矣、峰下有僧慈果、架屋尙未成、聞以親喪歸去、再來當有息足所矣、峰頂有大海奇觀摩崖四字、乃乾隆戊寅汪洋所刻、石心微窪、積水數寸、曰月池、亦曰金沙泉、峯頂寒冽、不敢久留、循徑而下、至平岡、又陡下蓮花溝、石磴殆千百級

、仄狹不容趾、忽而林莽叢深、忽而奇峯夾路、抵蓮庵舊趾、經大士崖下、(崖上刻此三字)、過大閭王壁、小閭王壁、亦危崖鑿磴、僅能橫履而過、下瞰慄慄、又上兩嶺、乃至文殊院、自大士崖雨作、入寺衣履盡溼、時已五點有半矣、急取湯沃足、易鞋襪、擁被少息、登蓮花峯頂、往返一小時許、夜飯後早寢、風雨之聲、徹旦不絕、聞歛休寧二縣令、遣人候於山下、已數日矣、因不得吾輩音耗、昨日遣兩警士來文殊院、又以不識後山獅子林路徑、仍返山下矣、院僧德緣、杭州人、年七十八矣、住此山已五六十年、寺無田地、仗香火以自給、每歲六月、徽人多來此進香、游客則歲不一二見焉、寺純以石爲屋、大殿三楹、門左右鑿石作二小洞、如日月窗、東廂二間、庖湑及食宿儲藏、均是在是中、殿東西兩頭、設榻以款來客、夜中寒風襲衾、淒冷殊甚、閱曹文植黃鉞游記、上下皆借力於海馬、負以登山、過閭王壁、或以白布障之而過、余輩筇屐之外、別無他助、勝前輩多矣、二十五日、早起、雲霧不散、雨又大作、因商遣轎夫四名下山、先宿茅蓬以待、此間地偏僧貧、食宿均不便、導路人孫茂林亦遣去、給以酒資子文、此人有黑鬚、無煙則以約代、昨者約已垂盡、衰憊可憐、山南之徑、渠亦未經、留此徒苦之耳、午後霧漸開、坐文殊台上極望、左天都峯、附以天柱、右蓮花峯、附以蓮蕊、皆岌巖天半、在寺前平視、若可搗而取也、下視兩峯、俯伏不知其名、大約硃砂老人之類耳、煙雲變滅、千態萬狀、登立雪石上、可見湯口、湯口上一嶺、獨爲土山、法周指謂其下即朱砂庵紫雲庵也、蓮花峯下、見昨日來時路、一線依稀可辨、然削壁之下、殆二三里、思之使人惶慄、而當時殊不自覺、寺倚玉屏峯、左右巨石嵬壘、宛如獅象、右嶺上望見石笋缸一帶、奇峯林立、左嶺下幽洞深崖、峭折奇奧、云即下山之路、下午霧開忽忽合、余等臨崖眺望、亦往返數次、薄暮斜日漏光、濕雲堆絮、近者橫腰罩頂、遠者與峯巒混合、至不可辨、極爲奇幻、此行惟未見雲海、得此亦差足慰矣、二十六日、早、大霧不開、寺中陰濕不可耐、遂決下行、歛縣派兵二名來接、九點半行、出寺左、轉而下、揖迎客松、翩然振袂、若欲挾雲而下、入文殊洞、出洞則三峯削笋、秀絕人寰、簪以奇松、衣以仙草、是爲蓬萊之島

、雲霧迷漫、極望難際、直有海上神山之想、傍蓬萊島右峯而下、即一綫天、石峽寬二三尺、長數丈、過此則臥龍澗、間臥龍松、已化去、轉而下、得斷凡橋、再下爲小心坡、險不如闔王壁、但徑略長耳、又下爲蒲團石、爲迎道松、祇存其一、再下爲雲巢洞、今路從洞外行、自文殊洞起、至此不過二三里、再下爲天門檻、出寺已五里矣、路出天都天柱兩峯之了、地勢斗絕、又下二里半、爲半山土地、過飛來洞、遇雨急行、沿崖仄磴、踏水而下、僅足容趾、如此者殆二三段、神疲力竭、遍身皆濕、午刻到朱砂庵、即慈光寺也、寺基極闊壯、今僅十數楹、可以留客、余以茅蓬便於浴泉、在此濯足易衣即去、下行三里、至紫雲庵、屋甚軒爽、開窗可以看山、倚枕可以聽泉、山行辛苦、得此良適、飯後下行四百餘步、至湯泉試浴、初不覺甚熱、坐久則蒸騰和煦、百體皆怡、較湯山之泉爲勝、華清吾未試、恐未易較甲乙也、夜牙痛頭痛、寢不安枕、二十七日、早晚浴湯泉二次、細摩池上石壁、刻字人名、不甚可辨、石作朱色、池底細沙、暖煥如蒸、舉足磨憂、最爲暢適、午後寫數聯、慈光紫雲文殊各一副、薄暮同寺僧松心法周孟嘉、往觀白龍潭、羅漢級、瀑布水自天都下、作三疊形、匡廬不是過也、循路西行、觀虎頭岩、乃一巨石、橫臥道旁、作含牙怒搏之勢、晴暎鬚張、眈眈欲下、作一詩以嘲之、再上爲石臼、云是軒皇煉藥之處、又里許、至鳴絃泉、泉自斜崖橫側而下、分四五層、排列如琴絃、音響清瑣、然並無絃音、當以形似得名耳、泉下爲醉石、仰視谷中、露氣氤湧、遣人回寺取雨具、少刻雨作、急回寺、已竟體淋漓矣、遣太欽護兵回、賞洋六元、付以四函、一致祝縣長、一致李范之、一寄京厲、其一乃孟嘉家書也、雲谷寺僧定青、忽來相視、並加贈茶葉野朮、二十八日、早四點半即起、山色益爲清媚、檢點行裝、六點半啟行、寫贈定青一聯、以酬遠來之意、此僧倔強殊甚、堅苦自持、膂力絕人、而好夸誕以自侈、如言山中遇白猿、及餓虎雪中臥山門乞食、潭底觸毒龍、其說大可解頤、人皆以魔王呼之、松心贈茶葉木蓮花雲霧草、以洋八元贈之、贈法周黃山圖餅乾波蘿密等、渠前以石耳三包相貽也、五里至湯口、十里芳村、十五里胡村潭、又二里山嶺、下嶺五里下舍、兩大作、七里牛頭口、八里

容溪、雨尙不止、擬在容溪小住、入小學一視、以食宿不便、天亦略霽、遂行、五里至楊干村、夾溪爲村、風物秀美、十里至潛口、宿、客店極荒穢汚暗、徹夜不得安眠、孟嘉尤煩燥、二十九日、七點半行、五里溪南、十里芳嶺、皆冒雨行、至屯溪、寓同春旅館、房屋差清潔、每人每日三角、遣散人力等、重犒賞而去、午後同孟嘉登延旭樓小酌、洪飲狂啖、大慰飢饑、回時至萬康、取兌洋一百六十元、交致祥莊函、其管事程姓來視、邀往宿其店中、却之、萬康交來汲侯函、內附嚴州蘭溪各一函、又菊生來函、言金刻李長吉詩、已質與潘明訓、汲侯又轉京電、因爭楚岸事、欲余領銜也、張緝庵函、內附李范之函、及京寓函、楊壽祺王培孫函附之、忠兒檢黃炎培日記寄來、下午入市一行、夜鄰屋置酒高歌、苦不得寢、萬康錢莊管事人胡駕安來談、因約往胡澤山作戚家看字畫、余檢得王以銜聯、又至李姓邵姓家、破舊雜陳、殘金斷幅、毫無所取、又檢得張鳴岐銅鱸一只、還價十五元、以胡澤山不在家、候函張麻子商之、於張麻子手、得吳憲齋聯、八言甚精、五月初一日、午刻上船、即開行、三里張家壩、七里午坎、五里曹溪、五里花墩、十里楊村、五里煙城渡、十五里小南海、五里松村、曹文正舊居在此、遠見園亭茂鬱、有歛溪書院、五里朱家村、十里南園口、十五里宿石坎口、昨日臨行時、屯溪警察局長翟其灼少垣、來舟一見、欲派兵護送、却之、初二日、早四點開行、十五里棉屯、十五里新渡、十里井口、二十里三叉園、十里米灘、十里街口、五里汪家屯、浙皖交界之所也、十五里威坪、十五里雲頭、五里石花鋪、二十里獅子口、(此地出黃臘)、十里小金山、宿、昨日過牛坎上沙路底、灘水甚急、今日過街口下梅花洪、街口上十里米灘、皆大灘、石花鋪下天王灘、尤難行、水高五尺、略似川河、米灘上灣石灘、亦號險惡、舟中得五律五首、寫貽孟嘉、初三日、早四點開船、十里淳安縣、二十里港口、二十里曹窩鋪、二十里茶園、十里小溪、十里桐關、十五里羅同鋪、十五里羊溪、十五里花灣鋪、十里麻磨鋪、五里棕檀嶺、十里十里鋪、十里嚴州府、在此停船市物、五里巖東關、煙酒局人來、言奉局長通知、船已雇定、堅欲易船而行、余以原舟直下、不必多此一舉、却之

、遂行、十里烏石潭、十里胥口、十里盤壩、十五里冷水鋪、五里長坎、宿、雨竟日夜、初四日、早行、三里釣臺、再下三里爲鷺橋門、十里劉家灘、十里桐廬、令輪船拖行、給價六元、三十里窄溪、二十里陳峰、二十里湯家舖、三十里富陽縣、三十里林山、三十里東江嘴、五里孟家堰、四十里到江干、一點三十分、至萬通行、託雇二力、移行李於西湖雲英旅社、覓轎不可得、得洋車、行至旅館、已五點、可見行路之難矣、竟日大雨、沾濡爲苦、近桐廬得鱸魚、煮食極鮮美、天下之至味也、此民國九年歲在庚申游黃山日記也、是行由平漢路南下、易輪舟、抵大通、登岸、游九華山者二日、四月十七日、自九華山出、乘筭輿、經陵陽、甘棠、輔村、以入山、此所謂由太平上黃山之北路也、游程則先抵松谷、上獅子林、迂道往雲谷、復回獅子林、歷平天缸、穿鰲魚洞、登蓮花峯、以達文殊院、再由此下朱砂庵、紫雲庵、浴湯泉而後出山、山中經行、凡歷九日、乘輿祇一日有半、餘皆扶筇蹶屐、陵高墜深、備諸險難、其尤苦者、前後山巔、祇獅子林文殊院二寺、寺僅一僧一廚、時或扃戶遠出、故游客必負米而入、否則無所得食、即守僧在寺、然人多亦無餘糧可供、文殊院石屋三間、客榻即張於佛座旁、陰濕污暗、殆同家笠、至環山道路、荒廢頻年、人跡鮮至、懸磴傾欹、大石拳礪、甚者荆榛四塞、徑路殆絕、跋涉之苦、寔爲平生所未經、而其景物之幽奇、亦爲宇內名山所不及、近歲朝野賢俊、及皖省人士、爭以開發黃山爲言、且推余參與會事、因於乙亥三月、束約周君養庵、邢君冕之、江君翊雲、邢君靈如、會於杭州、重爲黃海之游、乘汽車循杭徽公路、徑餘杭、臨安、於潛、昌化、踰昱嶺關、以抵徽州、自徽州入山、歷潛江口、楊干、容溪、下謝芳村、而達湯口、車行不越九時、早發西子湖邊、晚宿紫雲橋畔、視昔年之荒村露宿、茅店風餐者、已有霄壤之別、至入山以後、嶺路率皆平治、寺宇日益恢宏、非復往時荒頽之狀、四方游客、且可安輿而渡後海、策杖而上天都矣、然余竊謂天下之物、凡得之艱辛者、其玩索之彌有味、自昔崎人逸士、恆不憚繯深鑿險、以恣其經丘尋壑之心、及乎神境忽開、勝情獨絕、所謂山水有靈、亦驚知己於千古也、今軌轍交馳、行止安便、登臨暢適、固足怡情、然開山

通道、靈奇盡洩、於窈窕坐尋之趣、轉難領取、余故追述十五年前客途之窮阨、山行之艱辛、以告當世、至茲行攬勝之慨、則養庵冕之咸有撰述、足以摹繪煙雲、模範山水、毋俟余之贅詞也、
附庚申舊游詩十八首、錄於左方、近作附載焉、

半山亭題名

乙亥四月初七日、發自紫雲橋、經第一茅蓬慈光寺、循硤砂峯而上、過此小憩、憶庚申夏日來游、匆匆已十有五年、山色泉聲、恍然若夢、頽齡倏屆、而逸興尙爾飛騰、良用私慶、連日宿雨初霽、風日清朗、流觀麗矚、遂爾忘疲、喜勝地之重尋、幸山靈之識我、爰題素壁、藉誌鴻泥、藏園老人傳增湘書、同游者長汀江庸、紹興周肇祥、貴陽邢端、嶧縣邢震南、凡五人、

黃山始信峯摩崖題名

黃山之勝甲宇內、幽秀靈奇聚於後海、始信峯、清涼臺、尤爲絕特、廿年筇屐、踏遍千峯、若衡華台廬、亦號鉅觀、而難兼衆美、登臨極覽、贊歎俱窮、聊舉領要、以告來者、乙亥四月、
江安傅增湘、重游題石、同游者、長汀江庸、紹興周肇祥、貴陽邢端、嶧縣邢震南、

松谷寺題名

乙亥四月初九日、自獅子林下趨松谷、降自松巔、至於澗底、凡行二十里、林壑深美、足與方廣栖賢並稱、憶庚申四月、與張孟嘉宿寺中、迄今已有十五年、不意垂老尙得重游、一覽龍潭油潭之勝、奇情壯槩、差足自豪、故喜而誌之、江安傅增湘書、同游者江君翼雲、周君養庵、邢君冕之、邢君靈如、凡五人、入山已三日矣、

下劉門亭題名

傅沅叔、周養庵、江翼雲、邢冕之、邢靈如、過此留題、

獅子林題名

民國第一乙亥、初夏作黃山游、浴佛日、自文殊院、冒雨過蓮花峯平天砭、解裝獅子林、旋登清涼臺、始信峯、玩松石之奇、詰朝、行澗壑二十里、舍輿而步者四千級、抵松谷、觀龍潭、

返寺再宿、晨起、慧安師導游西海門、煉丹臺、光明頂、飯後別去、殊戀戀也、同游者、江安傅增湘沅叔、長汀江庸翼雲、貴陽邢端冕之、歙邢震南霆如、潮陽周達明、紹興周肇祥養庵記

獅林精舍題名

乙亥四月七日、偕長汀江庸、紹興周肇祥、貴陽邢端、歙縣邢震南、嶺南周達明、發紫雲橋、抵文殊院、天都蓮花、左右攬取、八日、冒雨穿鰲魚洞、至獅子林、登始信峯、清涼臺、歷覽石笋砦、散花塢諸勝異、九日下嶺北行、至松谷庵、觀白龍潭、向夕而返、十日游西海門、飛來石、鐵線潭、逾午別寺、趨雲谷、將取道丞相源、觀九龍瀑出山、五日之中、前後海勝槩、大略領取、諸君意興飄舉、探幽歷險、咸有奇絕冠平生之歎、而余以垂老之身、幸得招邀俊侶、再訪仙都、清福奇緣、良堪自慰、迴潮庚申初夏、自松谷登山、留茲寺者五日、既生空桑之戀、思留鴻雪之痕、爰誌游踪、用告來者、江安傅增湘記、

天目山禪源寺題名

乙亥夏四月、浴佛日、余偕長汀江庸、紹興周肇祥、貴陽邢端、歙縣邢震南、潮陽周達明、同入黃山、徧游前後海、五日而別、諸公意興尙豪、復迂道來天目、宿禪源寺來青樓、登山瞻禮高峯塔、適妙定大師、出冊索書、因述游踪、以誌鴻爪、江安傅增湘、

黃山雜詩

翼雲

冒雨發文殊院途中喜晴

潤澤雷喧隔嶺聞、蓮華蓮蕊漸能分、風飄雨灑高松蓋、雨助苔添怪石紋、窄洞穿時方是路、層巒低處已爲雲、看山惟有新晴好、天意如酬半日勤、

始信峰

峰奇今始信、不負此峯名、下瞰散花塢、峰峰玉琢成、摩霄無鳥過、架石有松橫、我亦嗟才盡、空勞贈筆情、(散花塢有石名筆生花。)

松谷道中

幽深愛松谷、身入萬花叢、曲澗貫鶯碧、陰崖躑躅紅、支筇防磴滑、分樹讓輿通、磐石披襟坐、泠泠拂水風、

江麗田琴臺

洞壁陰寒澗草深、人間何必有知音、月明松下聞虛籟、冥想高人夜鼓琴、

再入山訪紫雲庵

好山寧厭再同登、第一茅蓬入未能、濟勝不須求海馬、探奇空自訪山僧、奔流怒捲橫溪石、絕壁飛懸寫樹藤、歸約溫泉池上飲、倦游酒力恐難勝、

苦竹溪

苦竹溪邊路、溪光醜碧莎、筍輿停野店、瓦盞試新茶、觀瀑因思雨、聞香不見花、結廬傍黃海、勝境嫗能誇、

庚申舊游詩附近作

藏園

出九華山下長田嶺就田父野飯

回望天門箱九華、長田嶺下野人家、黃蠶青筍新春米、飯罷松陰自煮茶、

鮑家橋觀飛來峯、

急雨初收翠埽空、鮑橋流水照芙蓉、行人未識黃山面、先見飛來第一峯、(橋南一峯特秀、土人云、自黃山飛來者、)

陵陽鎮

桑條攀盡麥登場、布穀聲中看插秧、村女如花無一事、連車新繭出陵陽、

宿松谷庵簡孟嘉丈

五龍挾水爭雙澗、萬竹留雲宿一庵、十里入山心已醉、與君對榻飲煙嵐、

題始信峯

十載畫圖中、不待今始信、獨立意蒼涼、前緣如可證、

文殊院

縹渺天都可並肩、蓮花新浴更鮮妍、寺如古洞疑藏魅、僧似枯松不計年、無數雲煙歸杖底、偶然笑語落峯巔、晴陰變滅須臾事、今古奇情湧萬千、

蓮花溝道中

平岡柱杖小優游、陡絕蓮花百丈溝、濟勝苦思尋海馬、奔途自笑喘吳牛、葉丹苔碧人無迹、石瘦雲寒鳥亦愁、急雨回風天豈愜、塵踪滌盡接仙邱、

自文殊院下紫雲庵途中雨作失足傷臂追爲此詩用以自誠

凌晨指歸途、舉首天都訣、蓬島連雲巢、崖洞恣傾謫、腹行蛛緣網、踵錯蟻穿穴、攝身猿鳥驚、舒腕煙霞挾、息爾得夷岡、相慶度杌隉、山靈愜我歸、急雨灑寒冽、奇影望慈光、百步或一輟、松竇帽簷欹、苔牽屐齒折、筇枝忽飛騰、枯木竟爲擊、俯仰失攀援、倉皇遂差跌、稜稜石刺骨、殷殷袖漬血、嗟余老行脚、飛趨頗矜絕、重趺走萬山、登陟謝提挈、偶然撫創痕、轉自傷老劣、因思安危機、不係夷險別、太行有安車、九衢多覆轍、屏息收神觀、巨限猶腹闕、銳進不知止、平地褒斜列、急行無善步、遺言炯前哲、良醫思折肱、堯銘傷躓塚、把臂引良朋、撫掌謝疲茶、宵來被溫湯、拍浮解紆結、山僧擁椽筆、試書腕如鐵、

虎頭巖

潭底龍潛久、胡爲汝尙獐、負隅寧得勢、飲羽幸餘生、影落猿猱窟、風寒草木兵、封侯矜骨相、多恐畫難成、

湯池感牧翁事戲題兩絕

朱砂紫石接仙壇、度世登真亦未難、藥谷買盧何日遂、知公猶愛進賢冠、浴罷湯池怯嫩寒、玉真素女感無端、他年試手清冷水、贏得佳人雪涕看、

入山十日瀕行感賦

騰身天海作飛行、峰頂迴看暗自驚、絕險竄容辭九死、壯游眞足冠平生、木蓮晚謝知何意、山

樂頻呼更有情，木蓮花、山樂鳥、黃山所獨有也。最是山靈工惜別，溪流繞屐奏琴箏、

十年結想落巖龕、九日尋幽苦未酬、拂耳尙餘松谷籟、振衣未滌筍缸嵐、湯泉浴罷瞑摩字、靈藥携歸壓滿籃、記取仙橋蓬島路、藏園留作曝餘談、

自湯口出山追述游踪奉簡張七丈孟嘉

千里名山去，惟余與子偕、賞心携白酒、着意辦青鞋、浮世人多累、清游計豈乖、儵然筇履遠、羣議獨能排、（發都門）

荷葉舟邊泊、青浮九子簪、路迴低地嶺、泉落小橋庵、梵宇如城雜、山僧勝買貪、天台獨孤絕、相引渡烟嵐、（九華山）

東指陵陽道、山光似浙中、蠶桑春市酒、雞黍野人風、舊姓千家聚、巖關一騎通、連村爭米急、誰與恤飢窮、（青陽道中）

平生腰腳健、到此略從容、裂石穿熬腹、緣雲絕鳥踪、奇情生四海、微命寄孤筇、夜伴維摩宿、驚心說九龍、（入黃山 四海謂黃山中海也、）

山靈慰游客、蠶石試泉溫、竹雨楊干寺、茶烟下舍村、清吟戀猿鳥、野宿溷牛豚、明月孤蓬坐、知君役夢魂、（出湯口）

宿文殊院 乙亥重游作

天梯石棧暗通橋、引手真疑近碧霄、最愛蓮花初解葢、轉憐雲海不生潮、雙門嚴衛神宮迴、萬壑森沉佛火搖、回首蓬萊仙島路、長松揖客似相招、

南游雜詩

養庵

老龍井

獅子峯高澗谷深、老龍井古碧沈沈、越娃手摘芽茶好、爲滌煩憂試一尋、

虎跑寺

暮色蒼然合、披蘿入大慈、靈湫傳虎跑、古寺壓江湄、捫壁尋蘇蹟、逢僧說御碑、茶香舌功德

、月上忘歸遲、

昱嶺

一關當嶺口、浙皖此分封、盤道車千轉、排雲樹幾重、譏征愁逆旅、耕釣羨高踪、何事徽州估、年年客裏逢、

文殊院早起雨眺

偶然伸脚萬峯嶺、夜雨傾盤到曉懸、百道玉泉爭赴壑、一汪銀海欲吞天、山花冷艷禁人看、仙犬清閒抱石眠、奇絕斯游真冠世、廿年空自住幽燕、

獅子林晨起聽鳥聲

破曉山前細鳥鳴、如何節奏此琮琤、入山洗盡箏琶耳、來聽清涼讚佛聲、

聞山中人說李法舟事

雪中椎殺老維摩、弱小阿師奈若何、能報大仇還故物、勝他十萬劍橫磨、

霧中看花

開了山茶又杜鵑、不因澗谷減芳妍、老來留得看花眼、帶霧和煙絕可憐、

丞相源道上聞蘭香有感

看徧清奇黃海花、那知巖壑闔蘭芽、幽香可挹不可斂、仰矚微吟空歎嗟、

苦竹溪步翼雲韻

纔出黃山境、清溪繞綠莎、筠籠誰負笋、松火客呼茶、奇絕峯頭石、嫣然霧裏花、此行堪記取、歸向北人誇、

湯泉

沸湧如溫湯、能療衆生病、本無分別心、豈復有垢淨、

鄭公釣磯

激湍無纖鱗、胡爲坐垂釣、志豈在得魚、聊當寄吟嘯、

紫雲庵

紫雲巖下路、抱石一庵幽、認取誅茆日、木蓮高過樓、(紫雲棚置無攷)

羅漢級

躋攀昔無路、梯級鑿山開、不是鐵腳漢、誰從此道來、

桃花源

治世常苦少、瀛寰非一秦、桃源何處有、莫更說迷津、

慈光寺

普門乘願來、文肅盛福德、巍然梵宇開、永劫鎮山國、

虎頭崖

崖石狀虎頭、蹲伏叱不起、食肉非余情、莫笑管城子、

藥臼

丹井

欲得長生藥、須求換骨丹、撥雲尋井臼、當夏尙奇寒、

木蓮

翠蓋楊芳英、朱實何璀璨、疑自七寶池、移根巖石畔、

鳴弦泉

無弦不成琴、俗調難入耳、清越此希聲、孰是知音者、

天門坎

一闔當關險、登高敢憚疲、靈山多寶藏、門外豈容窺、

蒲團石

趺坐對天都、一松若張幪、頑石有穿時、真如終不動、

文殊院

兩峯高插漢、松石最清奇、勝境爲誰闢、堂堂七佛師(文殊菩薩爲過去七佛之師)

雪翁

巖穴久潛修、毳毳毛已白、人身得良難、錯過空悲惜、

天都峯

卓爾立天表、凌空見石臺、青鸞翩欲下、帝子幾時來、（青鸞峯爲天都之侍也）

雲霧草

生不畏高寒、煦嘘風與露、纖微休見輕、祛癘勝葭附、

蓮花峯

天都望蓮花、翹首不可捫、好峯三十六、讓汝獨稱尊、

煉丹臺

丹成縱飛昇、壽盡猶墮劫、問道味聖言、自得無生法、

蓮蕊峯

綽約復岩龔、亭亭擢蓮蕊、烟雲浩盪間、絳跗新出水、

送客松

攀折關門柳、送迎巖下松、人生駒過隙、笠屐太匆匆、

熬魚洞

東海有巨熬、何年飛到此、人穿魚腹行、沾衣濕玉髓、

始信峯

奇極翻成疑、不到豈能信、誰其割紫雲、劃然開萬仞、

散花隄

溪山窈復深、木石盡詭譎、諸天此散花、百神皆歡喜、

寒江子獨坐處

空山不耐寂、慷慨去參軍、化鶴歸來日、陰崖瑣斷雲、

獅子林

獅子未出林、一吼百獸伏、如何身上蟲、却食獅子肉、（指法空寶興輩言也）

破石松

至柔駢至堅、虬松破石出、雷雨幾經年、殘蛻猶嵯峩、

西海門

奇絕海西頭、俯仰心爲慄、料得飛行仙、乃從此出入、

筆生花

莫愁才已盡、又見筆生花、碧落如張素、橫斜任畫沙、

石筍缸

玉筍列朝班、石筍難悅俗、留與野僧看、解饑差勝肉、

松谷寺

研易逢通玄、三徒得幽覓、卓哉人中豪、無師亦能聖、

五龍潭

一潭藏一龍、五龍共斯水、終古無波瀾、人乎實媿汝、

江荔田琴臺

撫琴人已去、遺跡託孤岑、澗水漱危石、泠泠發玉音、

法臺石

妙舌空瀾翻、衆生苦昏慘、除非石點頭、更有誰能聽、

定空室

不定乃頑空、心空絕怖畏、卓庵萬峯頭、夜夜歸來睡、

清涼臺

世間大火聚、憂患相熬煎、但得此心淨、清涼在眼前、

藥香峯

上藥在養性、無病安用藥、末世多罷民、行將試鋤鋤、

丞相源

辭榮甘遜世、入山不厭深、愛茲邱壑美、聊爲招隱吟、

雪莊塔

畫徧黃山花、於此大休歇、開落不關情、石幢點蒼雪、

雲谷寺

黟山三福地、雲谷最清華、起廢知何日、登臨只感嗟、

九折瀑

懸磴瀉銀泉、九折墜谷底、疑是玉龍游、見首不見尾、

葉庵塔

出世道彌峻、骨寒心未灰、松風作濤籟、擊筑有餘哀、

雲海

山好徧名海、白雲隨地生、雲山互吞吐、縹緲一蓬瀛、

天目山禪源寺作

昭明峯下禪源寺、古木寒巖作道場、曾飲曹溪一滴水、更無同異可商量、
南龍百折下臨安、天目山高五夏寒、突兀獅峯誰坐斷、重雲一塔比長干、
寥落宗門道已荒、相逢一笑入雲堂、勞更師舉娘生袴、未出娘胎早脫將、



不 複 文 轉 弗

許 製 字 載 禁

定 價

國 幣 四 角

編 輯 者

藝 林 月 刊

發 行 者

藝 林 月 刊 發 行 所

製 版 者

同 興 製 版 局

印 刷 者

和 記 印 書 館

藝林月刊廣告

本刊係中國畫學研究會所主辦目的純在倡導美術所集材料以具有美術價值為限選精審考訂詳明絕不濫竽充數亦不隨俗徇知旬刊出版二年風行海內外當為有識者所共鑒改為月刊係應各界之求便於檢藏起見是以定價從廉每期一角八分訂閱全年者九扣二年者八扣平外每期加郵費一分國外照郵章計算補購前刊並無折扣郵票代價九扣核收凡有以古今著作及書畫美術品風景古蹟等照片送交本刊登載者至所歡迎但與本刊目的相符無不盡量採登惟遲早地位不能一定蓋此種定刊與其他不同支配頗費心力也照片或成部著作登畢仍將原件奉還決不污損如須索酬先函聲明以酌送本刊為限本刊設發行所於北平市宣內頭髮胡同二十四號電話西局一百三十八號併以奉聞

本所代售寶瓶樓藏石刻精拓本

- 漢畫像殘石二元
- 晉鄒舒夫人誌殘石二元
- 魏元棕墓誌四元
- 魏元恩墓誌連蓋二元
- 隋段濟墓誌連蓋三元
- 隋劉相墓誌連蓋二元
- 唐李休墓誌一元五角
- 唐陸曉妻王氏墓誌連蓋二元
- 唐盧君夫人崔楹墓誌一元五角
- 唐郎餘令妻李道真墓誌一元
- 北齊女子周雙仁等造象二元
- 又寄售後魏太武東巡御射第二碑三元有周養庵先生跋

6
447371